

晨報社叢書第一種

一九一九年  
旅俄六週見聞記

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by Arthur Ransome.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五分

原著者

英國蘭姆塞

譯者

兼生

發行者

北京丞相胡同門牌四號  
晨報社

印刷者

北京丞相胡同門牌四號  
明明印刷局

北京丞相胡同  
晨報社  
各大大書坊

## 一九一九年俄六週見聞記

### 敘言一

陶孟飴

近來的報紙雜誌和書籍、記俄國的事情的雖然不少、但是可靠的材料却不多見。一則因為各國都設有檢查員、確實消息常被這些檢查員攔住、不許漏出。二則各國的新聞記者常與德國的政黨生關係、用政黨或特種利益的眼光敘述俄國現狀。所以那些記載都是帶特別色彩、就沒有價值了。近來出版界異關於俄國有價值著作只有四五種。我所見過的一本是一個德國人著作的專討論俄國革命以來經濟上的變遷。一本是一個法國人著的敘述『布爾札維克』黨（這個字原意是多數黨與那『孟斯維克』少數黨相對的名稱。今人譯為過激派、實在是不通之極、）的歷史及其成績。還有一本就是英國的文學家名『蘭姆塞』所著的『俄國旅行記』。蘭姆塞是一個有名的文人。並不是一個『過激派』、也不是一個社會黨。著作有十幾種。最惹人注意的、就是『五爾德傳』。他會說俄國話、明白俄國的風俗情狀。去年已經到過俄國一次。今年二月間又到彼得格勒和摩斯哥兩處考察布爾札維克。在俄國住了六個禮拜、見了許多當局的重要人、又訪問反對黨的領袖。

著者的忠實、是無可疑的。他的書、出了一月已經再版。英美各雜誌都引用他的話、稱讚他的公道。所以中國人要真知道俄國最近之情狀、不得不讀蘭姆塞這本書。現在把他譯了出來、是很有價值的。

## 叙言二

兼生

我們稍注意世界大勢的人、心中總不免有一個疑問、以為俄國國內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報紙所載、今日如此、明日如彼、這種靠不住的消息、不但不能考見俄國的真相、並且令閱報的人生厭了。幸而陶孟蘇先生剛從歐洲帶來Ranome做的一本『一九一九年旅俄六週見聞記』(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是今年六月在倫敦出版的。作者做這本書的宗旨、他的引子已經說得很明白、用不着我在這裏替他再說了。這本書連序共分三十章、讀這本書的人、總可以看見：(一)俄國社會的一般情形；(二)勞兵會政府治下的政治經濟教育狀況；(三)該國民對於政府的評論、和該國政府對於各國的態度；(四)華工在俄國的真相；(五)李寧的主義和進行；以及其他各派如克魯泡特金等的傳播事業。以上是本書的大端、其詳細處、請閱者諸君看去便明白了。

(附告一)書中人名地名、因為譯為漢名、恐讀者反感不便。故大多一仍其舊。

(附告二)這本書曾登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一月份北京晨報、譯者以事務忙迫、於最短短時中把他譯完、未經詳細的修改與校正、還有、這本書是直譯的、不如意的地方很多、望讀者諸君教正。

# 本書目錄

叙言一

叙言二

引子

第一章 往彼得格勒情形

第二章 『斯謀兒尼』堂

第三章 由彼得格勒往莫斯科

第四章 在莫斯科的前數天

第五章 行政理事會開會的情形

第六章 莫斯科勞兵政府的總統 *amenve*,

第七章 一個過去的資本家

第八章 一個革命的理論家

第九章 封銷的影響

第十章 劇院的晚上

第十一章 國家建設委員會

第十二章 行政委員會的開會

第十三章 與李寧談話記

第十四章 公衆經濟最高會議

第十五章 財政

第十六章 新生命

第十七章 織造局

第十八章 農談

第十九章 外國商業和打仗的軍火

第二十章 「般尼」的代表

第二十一章 行政委員會與反對黨

第二十二章 勞動科

第二十三章 教育

第二十四章 一個皇家學會的「布爾札維克」

第二十五章 餘論

第二十六章 反對黨



第二十七章 第三次萬國勞動會

第二十八章 與李寧最後的談話

第二十九章 離俄

# 一九一九年旅俄六週見聞記

著者英國蘭姆塞

譯者兼生

## 引子

我很知道這本書的材料，必定有些妄人拿來亂用的。這不是我的過錯。我的目的，是有限的，我不過想老老實實的，把眼睛所看見的，口裏所談過的，記載下來，給那些想知道莫斯科現今的施設和思想的人，做一個參考的材料。並且叫他們前進一步，不要信那一方面或他方面、或并不是這兩方面、而却是由那些不負責任的棍徒、在我們文化史大變動的自然騷擾中、僥幸一時逃過了這裏或那裏的約束所做出來的混帳殘忍事情的間接報告。

這本書並沒有一點傳播的意思。因為傳播——不是保護、就是攻擊那共產黨的地位——是要有一個資本家的社會黨兩方面立足的經濟學智識、這是我不敢冒充的。當革命中的好幾個時期、我只當他是悲劇一樣看待、可惜總沒有些英人、具剛才所講的智識、在俄國研究那絕大的試驗。我們對於這一個國內的試驗、不特不考察他一下、簡直是看他不屑、於是信

口開河罷了。我盡我的能力去做。我處於一個外國人而且不是共產黨的地位所能得的消息、都寫下來。但是我終覺有一個苦痛的感情、以爲我有這樣的研究機會可惜都輕輕放過了！若是把這個機會、給別個英人、他的教育和訓練、能使他利用這個機會、更爲美善、更爲完滿的、豈不更妙麼？這樣的一個人、想得我所有的一樣機會、並不是難事。就我個人來說、當初還有『中等社會』報館通信員的困難、後來以勤於訪問、卒能戰勝他了。這樣的一個人、現在很可以上俄國去、因爲共產黨對於戰爭的眼光、却不是和我們一樣的。一年前德國人決不會任協約國派人到柏林去調查那專制政治的性質和作爲。俄國人就不然了。『般尼會議』Barn Conference 條陳想派一隊社會黨到俄國去——其中有大部分曾發表過不滿意俄國的言論、并且爲他們所知道的——他們立刻就允準了。他們還說：無論那一個『中等社會』政府、雖則同他們對仗的、肯派一隊詢問委員到他們那裏去、他們都是很願意的。

我知道在英國將來必定有許多人對於這次革命的認識力、比我這本書所說那些不完不備的苦工好得多的。因爲一個熱笨的觀察家、用他的眼睛和耳朵所得的、不過如此；所以我

再聲明、這並不是我的罪過。他們所要問的問題、我不難忽略。他們以為趣味濃厚的事情、我不難視為乾澀無味、這是在所不免的。工部局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這本書除了稍為貌似年代表、把所聞見的事情攔進去之外、却沒有什麼特別的形式可說。若是叫他做日記、那更不完全了。我想、我很可以不用重複把這本書做得兩倍這樣大我所自己却信不過、匆忙中對於材料的選擇、是否有犯被金取沙——把那些有利益的棄掉、反把沒用的攔進來、沒有？我同那些英國兵犯的談話、和訪那些在 Bucyika goal 的官員的兩樁事情、都缺少了。我又沒有說到那俄國的人、偶然染了熱症和感冒症、或是病危的時候、他們國內所不能泡製的藥料、就是一種最簡單的藥劑、也難從外國購來。甚至他們邊境中所要來醫傷的藥、也是如此。我忘記了稟述我將離俄國之前幾天所看見的戲劇。我並沒說及我同 Blind 所談關於俄國對於 Europe 的將來計畫。此外還有許多疏漏之處、都可想出來的。自我從俄國回來之後、所讀的東西來觀察、一定有許多人要說這本書關於恐慌的情形、說得太少了。這裏頭總沒有說到什麼『紅色恐慌』、或其他方面的『恐慌』。我也沒有說及什麼殘暴的事情、恐怕有人必定以我這本書為狂妄和迷信了。然而可惜他們

單想用過去的恐慌證據、來證明新的恐慌。

我把我的稿子讀過一次、只覺得他毫無光彩可說。我想以文字之力、傳達這一件事、似乎也慢慢飛去了。我想說明這一個革命對於人類如 Colonel Aobins 和我一類的人、去國萬里、同國內革命和社會黨運動的始原和長進、截然不相關係、有什麼影響？雖然我們親眼看見有許多人、受了俸給、然後信從革命、實行破壞起來。這種事情、別人能够知道的很少、我們既知道他的不公、應該要為那許多人辯護了。但是有一種感覺、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那就是革命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同那藝術家的創造力、有很大的分別、要是這一本書、足以代表我對於一切苦工、閒談、爭鬧、辯論、事情、和經驗的印象、那麼總算是那特別生機——雖然在兵火癘疫饑荒之中——而仍在莫斯科死力進行的形子了。

## 第一章 往彼得格勒 Petrograd 的情形

一月三十日有四個新聞通信員——其中兩個是挪威人、一個是瑞典人、和我自己、由 Stockholm 起程、上俄國去。同行的還有『勞工會政府』(Soviet Government)駐瑞典的外交員、為首的那兩個、就是 Vorovsky 和 Litvinov。他們因為兩國官場的交情決裂、所以回到

本國去。幾個月前、我從『布爾札維克』Bolshevik政府告假、到俄國各方面、去搜集革命史的材料；後來有人反對我的行止、我的護照、也幾乎被他們取消。幸而我在瑞典京城、接到英國寄來一份『晨報』Morning Post 載有Mr. Lockhart 的演說詞、他說我已經離了俄國六個月、現在無權利去談那裏的情形了。我拿着這種武器、就上俄國去、並且準備同他們辯論道：『若是你們不準我自己去調查那裏的事情、那是很不公道的』。所以以後就更沒有什麼困難了。

我們登舟沿冰上到了Abo；於是乘火車上俄國的邊界、途中因為芬蘭的官吏、有許多麻煩、所以不覺耽擱了好幾天。有人告訴我們那俄國『白色衛隊』White guards 正要預備攻打火車。Litvinov 微笑道：『真是奇怪、莫非他們有意阻滯我們、使那『白色衛隊』組織這樣的一個攻擊麼？』有好幾個神經薄弱的人、都持這個意見。但是到了Viborg、又有人告訴我們道：『現在 Petrograd 很是不靜、所以那芬人特意使你們不要投身到那混亂的爭鬧場中去的』。於是有人拿一張報紙來、我們才知道其中的詳細。原來 Petrograd 又起了一場革命。那 Semenovsky 的兵、忽然變起來、把全城都佔據了。那政府雖然遷到 Kronst-

去、然而他政府還用大炮攻打、Petronad、沒有停止。我後來回國的時候、聽聞這一件事、正如許多類這一性質的事情、都有人立刻打電到英國去了。

這種報告、我們當時以為很的確了；但是也莫能為力的、只好再作圍棋的競鬥罷。我們從舟上、一路作這樣的消遣、到了現在、才決了一場勝負。Esthonian 贏了、我居然得了第二、僥倖勝了 Litvinov、他的工夫、老實說、真是比我強得多的。星期晚、我們到了 Terijoki 過了一天、慢慢的又向芬蘭的邊界附近 Eidoostrov 出發了。有一隊芬人軍隊、在那裏守候、把所有行客們都逐出車站之外、以防有危險的革命黨、從芬地飛跑了。那兒沒有馬、只找得三輛雪車、把行李攔上去、我們就由芬人護送、大家跑路、望邊境進行了。有一個軍官前走、帶着我們、一路用瑞典和德語談天、我們不幸的旅客、得他破除了寂寞不少。我們最後經過一個枯槁的樹林、走過一條雪道、就到了一座建在冰川之上的木橋、這就是俄芬交界的地方了。這渡橋大約有六十多尺長、每邊有一個稅門、兩個站崗的巡哨、和兩間木屋。在俄國那邊的稅門和巡哨站的木屋、都上過漆的、而且是我們所常見的俄羅斯帝國的黑白兩樣的顏色。至芬人那邊、好像沒有工夫把他油漆似的。

那芬人把稅關打開、他們的軍官就嚴嚴肅肅的送我們過橋、到橋的中間、他就把行李放下。我們因為盡量買了許多食物、所以那些行李、却是重得非常、而那座不穩的小橋、也搖動不堪了。俄國那邊有一個軍官、和幾個人、馬上走來迎接我們、當時惟有 Vorovsky 的小女孩叫做 Zina 的、大概有十歲大、單能用芬語同那芬人道別、我們就慢慢的一步一步過去。那時頓然接觸我們眼簾的、就是那『紅色軍隊』的兵卒、他手中拿着一枝槍、帽上有一個禾鏟斧頭的十字形、原來這就是農工共和國的記號。最後那芬蘭軍官、把我們的名字由 Dorovsky 他的妻子和一個女孩、以至 Livinov 都是俄國人、約有三十多個、然後到我們四個客人——瑞典人 Grimlund 挪威人 Puntervold 和 Stang、以及我自己、——都一一唱完了。我們大家就同他說一聲『再會』、獨有 Mina 說了『Heise Finland』一句、於是那芬人回去他的文化線上、我們且向俄羅斯的新文化線上開步前進了。我們過了橋、正如由那個哲學走到這個；由一個階級競爭劇烈的社會、走到別個；由一個中等社會專權的、走到一個平民專權的國家一樣。

這種不同的地方、立刻便會令人注意的。在芬蘭那邊、我們看見的莊嚴的新的驛站、這



個驛站可以不必要那麼大的，這很是以表示新芬蘭那精神是怎麼樣了。在俄國那邊，我們又看見那灰色的舊的木站，凡來往俄國的客商，幾乎都曉得他是言語錯雜，和因為過關護照、每每阻留行人的一個所在。當時那裡也沒有挑夫，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為電線已斷了，邊境的一切通商，也停止了，所以生出這樣的困難呢。在那很冷的小飯店，也買不到東西吃。那很長的棒子，從前放着魚子醬和別的食物，如今也沒有了。但是還有一個茶缸我們用六十個『高登』Kopecko（俄國小錢）買了一壺茶、兩個半『盧布』（Roubles）（俄國幣名）一塊的糖也買了好幾塊。我們拿着茶，走進那後邊一座房子、房內的爐子，却似前幾天燒過火一樣，於是拿Pantevold帶來的瑞典硬麵包、痛吃一頓、聊充饑腸。我們當時正是悲喜交集；悲的是遇着這種淒涼慘淡的車站、喜的是今後無人護送、總可以行動自由了。可是我們的感情，很難用筆墨形容出來的。最奇怪的是我們之中歌哭並見。Voroukge 夫人、自從俄國初次革命以來，都不曾回過祖國、見了這種情形、不覺大哭起來。等他到了莫斯科、見得自己一個大官的妻子，仍然要同平民一樣的做工、哭得更利害了。但是我們旅行隊裏的少年人、——Lilivkov 也在內——雖然沒有餐吃、反覺得精神百倍。他們

散步村中、同那些孩子一塊兒玩耍和唱歌、——不是革命歌、單是腦子裏所想出來的快樂罷了。最後火車到了、我們可以上彼得格勒去了；可是火車上沒有暖爐、有人拿了音樂器具出來彈弄、至於我們呢、獨跳舞起來、因為這樣反可以把寒氣退了的。同時我想起來我們同伴的五個小孩子、回到一個兵火革命的社會、如何好呢？可是他們却具父母的精神——革命黨回到祖國行革命——所以在車上跳來跳去、有一時伏在這個人的膝上、一時又跳在那邊了。

我們到彼得格勒的時候、塵埃飛揚得很利害。那芬蘭車站、不用說、幾乎荒廢了、有四個挑夫、要二百五十個『盧布』、才肯把我們的行李、由月台的一邊移到那邊。我們於是索性自己把行李搬到那來接我們的汽車之上、但是我們要等候飯店分派房位、所以不能立刻起程、我同幾個人走到站外、訪問我們在芬蘭所聽聞兵變和攻城的事情。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的。房子分派定了、我僥倖竟在 Astoria 飯店得了一個房間。於是驅車橫過那冰河上的那座 Litani 橋、向飯店去了。有些電車在街上走着。那城裏好像很安靜的樣子。過了河、看見那黑的——但是因為白雪反映、却不見得十分黑——的樹林的影子。然後逐漸

經過我六年來所常看見的景色——那夏天花園呀、英國公使館呀、和那宏大宮殿的空地呀、最後這一個地方、當那『七月起事』的時候、我曾看見那武裝的汽車、耀武揚威的在這裏嚇人。我心裏又想到『三月的革命』、和當那俄皇政府被圍在海軍裏頭、他們還要出告示叫平民回家去、而革命黨在那晚上、却叫許多巡哨、手裏拿住燈、站在那裏牆角側邊。這個情景、髮髯還在我的眼中。我又更回憶到宣戰的那天、這個空地站滿了人民。俄皇由宮殿的吊樓出來、立了一會兒。想到這裏、我的車子已經到了 Astoria。我又要看別的東西去了。

那 Astoria 現在變了一個空的營房；但是比較上頗為乾淨。當那大戰和革命剛開幕的時候、有許多官兒住在這裏、後來有一隊很好的水手和兵士訪他們、叫他們同革命黨聯絡一氣、這是本來沒有什麼壞目的在內的、然而他們不察、以仇報恩、竟放鎗轟擊這些好朋友、於是不免混戰起來、且把這地方也弄糟了。所有從前的一切損傷、現在雖然修補過一回、但是從前的那紅毯、已不在、或者有人拿去做旗子的材料了。有許多電燈、也沒有亮着、這恐怕是沒有電的緣故。我帶了行李、上去第四層的一間很好的房子。我的腦子裏、

在那間飯店的每一層中、都印着一些紀念。在這一間呢：從前有一位守舊的軍官住過。我還記得他常說：他曾攻擊那『布爾扎維克』、並且拿 Kolontai 夫人所戴的帽子、來做戰勝的紀念品。在那一間呢、我常常在那兒聽 Gibbon 談論怎麼做短篇小說、至於這一間呢：就是 Betty 女士、在那兒研究革命的性質、和做那本獨一無二而又足以寫出那些不能忘記的日子的一本書『俄羅斯的紅心』(The Red Heart of Russia) 的房子了。離這間不遠、又是那可憐的 Denis Garstin 常在那裏說、等到打完了仗、他就可以去打獵的一個所在。

我問他們要餐吃、才知道飯店裏頭、除能供給熱水之外、一無所有。我於是跑到那外邊散步去、然後回來飽睡一夜、——我本來是不願意出去的、因為我身邊只帶着一張英國護照、還沒有此地發給我的憑據。他們已經承認給我——和許多外國人一樣——一張護照、可是總沒有收到。我跑到 Begina、這是此地最好的一間飯店；但是回來的人、都說可惜我不同他們一塊兒住着。我又由 Morka 再跑到 Nevsky、然後回到我的飯店去。那街道中正如那飯店一樣、只有半明的燈光、那透出光線的屋子、更不多見了。我身上穿着的、是在兵隊中穿的老羊皮、頭上戴着的、是一頂高的皮帽子、正如古國的鬼子、遊一個已經死了很久的

小城一樣。那寂寞空洞的街道、更足以使我生出這種感想。然而我所碰見的那幾個人、都談得很高興、却未現出一毫不安的樣子。那些電車和汽車走的道、比較別的更修得好。那些街道、不用說、是比去年冬天俄羅斯帝國治下的時候、乾淨得多了。

## 第一章 『斯謀兒尼』Smolnia

明天一早起來喝茶、吃了一塊麵包、再加上一點棕色麵包、他的質料、比去年夏天在莫斯科用坭草做成、令我吃了生病的那些、好得多了。吃完了麵包、我就去找 Levinov、同他跑到那個『斯謀兒尼』Smolnia 堂、這是從前貴族女子學校的舊址、後來一變而為『勞兵會』Soviet的會所、再變而為勞兵政府的場所、最後那政府遷到莫斯科去、就送給那『北方自治會』Northern Commune 和彼得格勒的勞兵會了。

這個城在白天看來、似乎沒有晚上那麼荒蕪。當克蘭斯基 Kerensky 操政的時候、他想把城中的居民移一部份到鄉中去、雖然沒有成功、但已經移了許多了。他的原因就是因為饑荒和工廠停閉、弄得各種原料和薪炭都不能運到彼得格勒去。我們要曉得俄國許多工廠、正如別國一樣、不能和鄉村完全脫離關係的。所以每年總有許多人從城中移到鄉間、

又從鄉間徙到城中、如此不懶、有一大部分工人、因此也攜帶他們的革命主義、到家裏去了。我們應該記得最先編『赤軍隊』Red army的時候、其中有一大部份都是城中的工人——至於在縣中招的農人、他們職業上的經驗、是不大會革命的、——這些工人比較那些來自鄉村的易於訓練

離了俄國六個月的人、回來彼得格勒最能令他注意的、就是從前武裝的人、現在完全沒有。從革命檢查方面來說、這個城似乎回復到一個很平靜的情形了。那兵士也沒有帶上長鎗、在道上跑。那革命時代的人物、從前身上都圍繞着鎗彈、這種情景也看不見了。

還有一件最令人注目的事、在 Nevsky——這是穿時髦衣裳的闊官、常常出沒的地方、現在影兒也沒有了。我看不見一個人、他的衣裳、看來不像兩年的舊物的。——但是那些官員和兵士所穿的、却不在此例、他們的束裝很新、和歐戰初開的時候差不多。彼得格勒的女子、本來最喜歡穿長靴、可是那裏長靴、非常短少的。我看見一個少年女子、穿上一件保存得很好、而又很貴的皮衣、但是他的脚下祇穿了一雙用麻布裹成的草鞋。

我們起程略遲一點、所以要走到 Nevsky 前邊候車。那管車的人、仍然是女人、車費平

常是十個『高鞋』。Kopecks (俄國小錢) 現在要一個『盧布』了。

那從前站在『斯謀兒尼Smolny堂門口的武裝車子也不見了！惟有一個很大的馬克思 Marx 石像、站在一個石礎之上、手裏拿住一件平頂帽（按即中國所謂禮帽）。好像一個十八寸大的礮口一樣、那守護的記號、我只看見一雙光鮮的野戰砲——這一雙砲大概因為天氣不好、仍然攔在走廊的柱下。裏頭的規矩、同從前一樣、當我掛號上樓的時候、我很難自信離了這個地方不覺如此之久了。從前那許多的鄉村委員在迴廊間跑來跑去、和在托羅斯基 收集圖書的情形、現在沒有了。那來自 Vinog 地方的那個嚴肅的工人、看守着托羅斯基 Trotsky 的門口、又由那凹室的窗戶望下去、那堂下彼得格勒勞兵會會議中不停止的辯論情形、現在也不見了。

Livinov 請我同那彼得格勒的軍需官一同吃飯、我一方面因為飢餓、一方面因為想再見一見 Zinoviev、他在革命初期的時候、對於我很是殘暴、所以我很願意去的。Zinoviev 是個猶太人、頂上戴着一塊頭髮、生得一幅圓滑的面孔、和一種十分燥爆的性情。他原來是反對『十一月革命』的、但是革命成功了、他又仍舊服從李寧 Lenin 且變為『北方自治會』

的會長、那政府遷去莫斯科之後、他還留在彼得格勒。他不但不是一個先覺的思想家、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除非在辯論間回答那反對的議論、這一點他倒做得非常之好。去年他的朋友 Volodarsky 和 Uritsky 被人暗殺了、他非常之悲苦。他很忠於李寧、李氏被人攻擊之後、他的神經、更爲凌亂了。這些事情發生之後、我聽見許多共產黨都談個不休。我一點不覺得他有『大德國』的意思、但是他一定是『大馬克思』了。然而他有一個反對英國的偏見非常利害。當革命初起的時候、他在共產黨人之中揚言：我是一個『中產社會的新聞記者』使我生出許多障礙。我又聽見他曾思疑和不許 Radek 同我爲親密的往來。

他走進來看見我坐在棹邊、我自己也驚訝起來。Livinov 替我介紹、並且婉言告他說我被 Lackhart 攻擊的事情。他因此就變成很恭敬的樣子、並且說若是我肯多駐在彼得格勒幾天、他可以把我不在此地時勞兵會的過去的事情告訴我、給我做歷史的材料。我告訴他說我以爲他是在 Kronstadt 不料竟在此地。後又問及兵變和那 Semenovskiy 兵營的奸謀、是怎麼一回事。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Pozemni 是『北方自治會』軍需處的處長、他的面孔很瘦、額下有鬚、戴着一雙眼鏡、坐在那棹子的一端、——他解說道：『這種事情、



全是偽造的、現在那裏有什麼 Semenovskiy 兵營。十四年前想有這個兵營打平莫斯科變亂的事情、恐怕製造的人、就拿這個名字、來使人信假爲真罷』。

在這裏吃飯的禮節、同從前却沒有什麼差別、所不同的、只是沒有那從前的食物。那軍需處的男女工人走進來就座、吃完了、就回去做工、尤以 *Ninnev* 爲最快、他不過幾分鐘就走了。那食物非常簡單、有一盤湯是馬肉做的、却是很好、更有些點心、像膠質一樣史妙。最後又進了些茶、和一點糖。談話以關於和平的居多。*Livinov* 頗近于樂觀、但衆人不大高興。我們剛吃完、*Votovsky* 和他的夫人孩子 (*Zmo*) 和那兩個挪威人、一個瑞典人進來。我聽說他們有一半預備今晚上莫斯科去、我也決定同行、所以趕速轉回飯店去了。

### 第三章 由彼得格勒往莫斯科 (MOSCOW)

臨行的時候、有好幾個人還沒有預備行裝、自然是匆忙得很了。我們九個人、只得一輛汽車、還有一輛重載汽車、是用來載重東西的。我願意坐在那重載汽車之上、同行李一塊兒走、那車兒開得真快、笛聲鳴鳴不絕、一直飛到車站上去了。坐這輛車子、也很有趣味

、我還囑想到革命開始的時候、這類車子都用來運載機關鎗、赤衛軍、演說家、和各種的熱心家；以至許多閒散的人、也隨便跳上去、我從前也有過這麼一回經驗的。

到了 Nikolai 車站、秩序還好、等到了上車、——輛舊的三等車、——我們之中、有一個留了幾處座位、已經被人佔據了。後來竟能把這個困難掃除、要是一年或六個月以前、這樣可就不行了。

那車子中間、有一個門、把車分爲兩部。車之兩邊、都有坐位、如必要時、也可拿來做床、我們睡的地方、分爲三層、都是平板做的。我在第二層、得一個不大好的地方、還幸頂上那層、祇載些行李、使我可以走上去、坐在那塊、頭上幾乎頂住屋背、我的腳、就在那閃閃的母親呀、小孩呀、『布爾札維克』呀、上邊搖擺着。

火車在半途站中停止的時候、有許多人來來往往。人人手裏拿着一個鍋、或一個茶壺鐵罐之類、甚至一個空的肉罐、擁擠擠到外邊拿開水去。至于我呢、只有一隻煖水壺、我拿住他、也隨他們一塊兒同行。各輛車中的搭客、馬上就跑到注管跟前、這注管是沒有人管理的、但是雖沒有人管理、但他們用互相的本能、去管理他、這是俄民的特點、爲他

國人所不及的。他們自己會排起隊來、等到車快開了、他們就回到車上、各就原位、大家一齊預備喝茶、這裡情景。一晚上總有幾次、有些從微睡中、忽然醒來、更喝多一點茶、又同那車中的談話會攀談了。我起來細聽他們究竟說些什麼。有些恐食物太貴了。有些思疑爲什麼外國一定要同他們開仗。有一個來自 Archangel 的、老老實實摹述那個地方不滿意的情况、這個例子很可以舉來做『非布爾札維克』Nor-bolzhiviks 在俄羅斯的談話。他在車中有許多共產黨的面前、也敢宣布他反對他們的學說和實行的言論。他說在 Archangel 縣、有些軍隊不肯到邊境上去。那些將領、因爲強迫他們不來、辭了職、後來別的去接替、仍然是一樣、如今這些將領、又要求幫助了。有一個兵營、當時被美軍圍困住、然而那些俄軍、又不肯到邊境上開槍攻擊他們的同胞、所以那些將領下了一個命令、如若他們不把首魁說出來、就由每十個人中挑一個出來、用槍槍斃。十二個首魁、被他們把名字一一說出來、並且實行槍斃了。這一段故事、只算是 Archangel 的閒話；雖是閒話、却未必全無意義的。在車中的某一部份、有兩個人辯論自私的真性質、但因爲他們兩位都各舉自己的品性、來做例証、不免稍爲叫囂。到了一個道旁的車站、那個管車的和有些人、他們本來是

應該上這一個車的、他們却要上那個車馬起來、鬧的很利害。甚至那位從Archangel來的、也停着不講、傾耳去聽他們了。我記得有一個人怒得很、並且祈禱別個人的手飛去、頭也應該斷。至於他心裏所贊成的人、他又不願被那人勝了。要是在英國這樣利害的角口、一定會打起來了、但是在此地只有許多老成的人、聚集月台上、勸導幾句、就算完事了。

後來我也想睡覺了、可是那車中的空氣、烟霧、小孩、舊衣裳、以及那俄國農人的特別味道凡經過的人決不能忘記這都是使我不能睡覺的事。我於是勉強不管他們說什麼、心裏惟有想着在英國釣魚的情況、輾來轉去、也是很安樂的。

## 第四章 在莫斯科的前數天

車到了、天氣略寒、我出了莫斯科車站、想到 *Me ropole* 去、那雪車夫要我一百個『盧布』方才肯走。我記得一年前、我向 *Robins* 大佐來此、這條路程不過以十個『盧布』爲限、至於平常不過八個『盧布』就够了。今天我於百忙中只拿來一個值五十個、『盧布』的打字機、其他沒有什麼行李、那車價不料漲到這麼利害。街道上全是蓋着很深的白雪、雖不及今年彼得格勒的那麼乾淨、却比去年的莫斯科乾淨得多了。電車也在街上走着。雪車的

數目似乎同平常差不多、至於那些馬呢、比較去年夏天幾乎拉不動的情形略好一點、我問那車夫、爲什麼有這樣的進步。他說那些馬現在幾乎同人類一樣、是有麥給他吃的。隨處都有成羣的人、站在街上、但是那些關了門的店子非常之多。我那時不知道這就是因爲商業和有一類調查存貨處歸爲國有的緣故。所謂調查存貨處的目的、就是防止製貨時作弊、因爲那貨物還不能夠供應各處用途的。我未離此地以前、已經有許多店子開了門、做國家的事業、這類事業。正如我們英國的『國家廚房』。National Kitchens 坐着雪車往前走、一路看見那店子的招牌、寫着什麼『莫斯科勞兵政府靴店第五號』。或莫斯科勞兵政府衣裳店第三號』。或『書店第十一號』等。聽說從前查出有些人從中作弊。比方買了十二件外套、自己却以高價賣出去、這豈非使有錢的得多些利害嗎？現在若是你自己要一套新衣服、你要穿着那壞的到你的『房屋理事會』讓他們看過、是否你爲自己真是應該要一件新的、才可以買。這個法子、就是想防止那從中漁利、而且可以使那不够應用的成貨得以平均分配。我還有一個最大的感觸、就是到了 Metropole、我去年夏天在此地的時候、那革命時的炮彈傷痕、和其他種種毀壞之處、還沒有修補、這回竟然一新了。

Litvinov 曾給我一封介紹信去見那外交官 Karakhan，叫他給我找一個房子。我到了 Metro-pole 就看見他。他嘴裏吸著的烟，很像六月前的烟一樣。他是一個很漂亮的 Armenian 人，領下的鬚，生得狠是好看。Radek 從前竟然替他起了一個別號叫做「一個騾子模範的美麗」，他有一種特性，常想同協約國要好。他看見我來了，所以非常恭敬，並且說外國的來賓，都在 Kremlin 接待。我告訴他，我情願在平常的飯店找一個房間，不用什麼接待，他立刻就去找我找了一間。雖然他得了那「行政理事會」會長 Sverdlov 的允肯，任我住那 Metropolitan 的或 National 的——這兩間是留給那「行政理事會」的官吏和會員以及「勞兵會」的委員住的。可惜都沒得空，他後來在那舊日的 Losku'naya 飯店，即現在「赤艦隊」Red Fleet——一半是留給那海軍學校的水手委員和會員住的——代我找了一個。

房屋分配的計畫，和衣裳的分配是一樣。房屋算是國家專有的一種，所以房屋能居住人數多少，也會統計過。每縣中都有「房屋理事會」凡想要房子居住的人都去問他。他們依據那粗淺簡單的理論，要做到一個人有一間屋，不許一個人占着兩間。有一個英國人是在莫斯科附近的一間工廠做總理的，他告訴我說：他的屋子有一部份分給那工廠的工人居住

他和那些工人同居、雖然狠和諧、但是我想他自己中意的房子、也必要工人許可才能住的。這個計畫、對於屋主自然是很難爲情。有時那新來的住客、常常聚集許多閒人、弄得亂七八糟、尤爲討厭。我們談不多時、就一同走到「外交理事會」、看見Chicherin——他是一個老人、並且不及Kerenskiy那樣恭敬。（或者他的性情是如此的）他問我對於他那天所發表的外交公文的詳細條件、將來會發生什麼效果。我對他說Litvinov 在一次談話之中、也曾發表過這種大略相同的條件、這種條件、我已把他電告英國了。就我個人的意見說、我不知道現今協約國是否肯同「勞兵政府」妥協、若是不肯妥協、俄國這樣一個大國、受商務的封鎖、能永久維持不能？這是我的疑問。（關於那公文的大概態度、請看下章）。

我又會見那「東方科」Oriental Department的Voznensky, (社會革命左黨)。他持那「布爾札維克」的態度、對於自己的黨又大加批評。他送一張券給我到Metropole (京都飯店) 吃餐。我到那國家飯店、得了一間房子、就把那券給了他。那個餐只有一碟湯和一點別的東西。城裏有好幾間「國家飯店」供給這樣的餐的。每一壺清茶、也沒有糖、賣三十個「高壁」(Koedts)。當我正要離瑞典京城的時候、我的妹子寄來一樽糖、我把他拿來攔在茶

裏頭、我的朋友喝着甜茶、正如小孩子一樣、歡喜得很。

我由 Metropole 走到『赤艦隊』、定了房間。六個月前這裏是很乾淨的、但是自從那些水手到此居住、已弄得骯髒不堪了。火也沒有、只有一個小燈。有一個茶缸、是前回的旅客留在棹上的、此外還有許多紙屑、穢物、堆積棹上、我叫那個僕人、把他掃好、和買了一個新茶缸、至於那些匙羹、小刀、或叉子、都一概沒有、並且受了許多困難、然後叫他借得幾個瓶子回來。

我喝完了茶、就打電話給 Radek 夫人、知道伊由 Metropole 到 Kremlin 去、我沒有入 Kremlin 的証據、伊於是設法由那統領處、給我取了一個入門証、我踏着雪、走到一座橋盡處、過了白色圍門、經過一個花園、依着斜路、遂上 Kremlin 去。有三個兵士、圍着一堆用木板燒的火。Radek 夫人就在那兒等我、他並且伸手往火上取暖。我們於是一塊兒進去共和國炮台了。

有許多平民代表、在這裏開會、在那舊教堂下邊的一個空地、有許多黑汽車在白雪之上。我們轉到右邊、下去 Dvortzovaya 街、這條街是在那舊日的馬兵房和 Polyeshny 宮殿



中間、我們經過那拱廊的門、上了黑的樓梯、到了一個很大的房子、平常叫做什麼『快樂殿』裏頭。在一間奇怪的舊房子裏、掛着 Gobeins 毡帷、革命時期、絕對沒有損傷過。那房裏陳設許多雕飾的椅子。我們看見那瑞士老世界主義家 Karl Moor、他說：『當他從前是一個社會黨的時候、很喜歡 Hyndman 和 Keir Hardie 兩人』、這兩個人如何、我是一點不知道、令他失意不少。Ratels 夫人自然是問及 Radek 的最近消息、我告訴伊說、我在 Stockholm 看報、說他到 Brunswick 去、現今還住在那兒的宮殿裏頭。（註、過了不多時、我們聽聞他回到柏林被逮）。伊說伊恐怕他當那官兵奪了 Bremen 的時候、他也居住在那城中；不相信他能回俄國的。伊又問我對於六個月來的革命擴張、同過去的相比較、能否覺得有很大的分別。（我是很覺得的）。我問及我們的舊相識、知到 Pyatakoff 我最後那一回見他、他問協約國應該供給些機關砲給他攻擊在 Ukraine 的德人、一變了 Ukraine 勞兵共和』的主席、不久又有 Rakousky 代了他的位置。

我在那『赤艦隊』那天晚上、冷得非常利害、所以穿了羊皮再加上許多被料、然後上床去睡。但是那晚上睡得還是不好。

明天我想另再找一個房子、散步城內、我看見許多革命的雕刻、處處都是、有些壞得很、有些却很有趣味、——所有這些、都是匆忙中做起、拿來慶祝去年十一月革命週年紀念的。

那天黃昏時候我去國家飯店看 Reinlein。他是個細小的老祖父、一個美國社會黨工團的會員、去年對於美人有很大的帮忙、至於說及今次的革命、他更有一個很深的智識。他必定有七十歲了、然而莫斯科勞兵政府或行政理事會開會、沒有一次不到的。他每天七點鐘起來、由莫斯科這一邊、跑到那一邊、順路對那些少年人演說、訓練他們做勞兵軍隊的軍官。說到他的『布爾札維克主義』、他是一個極端的樂觀者、並且處於一個無關緊要的官員地位、印了許多的英文傳播品、却是沒有一本能傳到英國去的。我沒有帶來美國的報紙、他很失望。他怨那交通不便——這種話一日之間、最少有三回吹到我的耳鼓上來。他以為政治方面的地位、大約是這樣了。若說經濟方面、那就非常壞了。他們有了穀黍、但是因為沒有火車頭、所以不能運到城中來。這種經濟上的困難、終久不免要影響到政治上去的。

他說及那英國的俘虜。這些俘虜、現在運來莫斯科任他們自由行動、不復使人護送。我問及那些兵官怎麼樣、他說他們還在監裏、但是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送進去。有一個『德國紅十字會』的會員當那些美國人在此的時候、同他們一塊兒工作、也常帶些東西給他們。他告訴我、他在莫斯科的時候、聽說在 Anders 邊界的俄國人、同外國人很相親愛、他馬上就同兩個俘虜、——一個英人、一個美人、——去到那裏。經過些少困難、遂約定一次會見。協約國那方面派來兩個軍官、一個巡查、同他們站在戰線中一座橋上會談。這個會談、以說及美國勞動界情形、和推測協約國為什麼要把駐俄的兵士撤退的問題居多。最後那協約國的代表（我想是美人）叫 Reinstein 到他們那裏去、告訴他們的情形、並且擔任他往返的平安。這個時候有兩個俄國人、也到來了。其中一個、用他的後背當槓子、給他們寫一張護照、Reinstein 拿那護照給我看、並且思疑他能不能、還說他無論怎麼樣、若是不得莫斯科的訓令、都不敢獨行的、當時風塵漸漸的起來、他們就各自分別了。那些兵官對俘虜說：『你們不想同我們一塊兒回去嗎？』那兩個搖頭表示否定的意思、嘴裏說道：『不去謝謝你們罷』。

我聽說明天『國家飯店』有人搬到 Khar'kov 去，我想我或者可以遷過別一個新的房間了。——我同 Reinstein 喝完茶、已經很晚、回家去、搜集許多的衣裳、然後睡了一會兒。

· 明天早起、我果然在『國家飯店』找了一間房子、這間房子非常之好、而且隔壁就是廚房、所以也非常之暖。我犧牲了許多時間、然後把東西搬運過去。這個路途相去雖則不過四百英尺左右、却要費四十個『盧布』了。我把一切事情辦妥之後、買了幾本書、預備一條單子、把應要的東西、和要見的人物、一一寫上。

那個房子、是很乾淨的。那個下女把東西弄得非常齊整、我掉了一些洋火在地下、伊也反對、且有一點驕氣。伊說伊自從這個飯店開首、已經在這兒了。我問伊對於這個新國家、可中意嗎？伊說：『食料不夠、但是我覺得比從前較為自由些』。

那天下午、我下樓到那大廚房去、看見常常有熱水、有一個很大的廚房、設在別處、以供住在飯店的客人們使用。我在這裏見有許多用各省的大火爐。有一個灰色頭髮、穿着很窄的小衫、衫上飾以『哥薩克』的鎗彈的一個『哥薩克』兵、他在那裏一方面弄湯、一方面蒸這猶太女子所做的薯餅。有一個戴着眼鏡年紀略老的『行政理事會』會員、在那裏

弄一點肉、好像很忙似的。有兩個女子用一個舊的錫鍋在那裏煮番薯。在別一個洗衣房裏、有一個強健的長頭髮的革命黨、正在那裏洗一件內衣、有一個婦人、伊的頭髮、是用一條藍巾裹起來的、在那裏熨一件輕便的外衣。又有別個、把伊的被單之類、在一個大鑊中蒸煮。飯店中常常有人拿了他的鍋子、錫罐、到此取水弄茶。在廊的那一邊、還有一個廚房。那裏有許多人、手裏拿着自己的碟子、盤、等候用券來交換湯和肉。有人告訴我說：要是你把那鮮肉自己拿到房中煮熟、比在飯店煮多一點。但是我很用心去看看他們了、恐怕那話是謠傳罷。此外我也沒有一個醬碟。

我把房錢給他、他給回我一張片子、片子上把一個星期的日子、都刻在旁邊。拿住這張片子、每天可以買一頓飯、我買了之後、他把那日子去掉、不能再買了。一頓飯有一盤很好的湯、和一點魚肉之類。每頓飯大概要五個至七個『盧布』。

每天開飯的時間、由下午兩點至七點。起首的時候、我覺得朝早沒有東西吃、很難過去。後來我拿書來療飢、所以不久也總不覺飢餓、即延至五六點鐘才吃都可以了。我後來看見那公衆會食堂（同我們的『國家廚房』一樣）的餐、同我們吃的大小性質都是一樣；

其所以有不同的、不過由那廚子的手段罷了。

又有一類臨時協商的制度。有一天在樓梯上有一個布告說：『是有人想得一罐糖果醬、可以向那店裏的糧食處要去。』我因此也待了一瓶果子醬、後來又待了些少 Ukrainian 的臘腸。

除了用片子買食物之外、又可以向那些射利的人買去。但是價錢差得太遠了。比方用片子買麵包、每磅值一個『盧布』二十個『高壁』、若是從那射利的人買去、就要二十個『盧布』了。用片子買糖、每磅十一個『盧布』、若是在市上去買、沒有少過五十個『盧布』的。由此可以看見要是把那片子制度廢掉、豈不是給那富的有餘、貧的一點沒有麼？那些射利的、用高價賣出去、自然令這些村庄、不肯減低價錢、賣給他們、如此豈不是把貨價越抬越高麼？所以勞兵政府曾用許多法子、想把這些射利的人去掉呢。但是有一個共產黨對我說過：『想去掉那從中漁利的、只有一個法子、那個法子、就是使那片子制度、可以有滿足的糧食。若是一個『盧布』二十個『高壁』能得到他的所有需要、誰還肯給多十個『盧布』、去幫助那漁利之徒呢？』我問他道：『你們何時才能這樣做呢？』他答道

：『等到那戰爭完了，我們能用車子去運載那些應要的東西，那就可以了』。

莫斯科飢荒的問題，在這裏也不見有什麼。我到莫斯科的第三天，看見一個人駕御一輛用馬皮蒙面的雪車，內邊大概全是馬骨，——這輛雪車或者是死馬的雪車。當他那車一路走的時候，有一羣烏鴉跟着他的車，並且棲在上面，要扯那肉吃，好像非常貪婪的樣子。他用鞭子繼續鞭打他們，可是他們飢得要死了，那裏還管得着呢？那饑餓的白鴉，甚至常常從我的飯店的窗口飛進來，找碎片吃。那些從前聚滿街上的白鴿，現在也完全不見了。

冰冷的問題，也沒有什麼。我後來曉得那『國家部』State Department 的人員，所受的困苦，同各人一樣，我的不平之心，就消滅了。甚至我在Kremlin 看見那掌文案的人，做工的時候，也穿着一件舊羊皮、一雙毡鞋，並且常常起立，恢復生氣，如從前的倫敦馬車夫一樣。

## 第五章 行政理事會開會的情形

二月十日、

我們還記得『和會』提議要俄國各方面所設立的政府在Bosphorus 一個海島開一個會議、

討論各種事情、所以他們不久就訂立停戰和約。『和會』本來沒有直接通知『勞兵政府』。他們間接由一個法國社會黨報館主筆得了種種詳細的消息、所以二月四日 Chichein 寄一封很長的通告給協約國。這封通告、雖然爲那反對黨『孟札維克斯』Mensheviks（少數派）所贊成、他們甚至說：『布爾札維克斯』寄一封這樣的通告、對於全俄的人民都有利益的、可是有許多人起初却以爲不然。他們所不以爲然的緣故、就是以爲這種通告、無異於把革命的機密、都使列強知道；有許多『布爾札維克斯』、且公然說自己退讓太過了。所以二月十日『行政理事會』就開會討論國際位置的問題。

今於未述那會議情形之先、且說一說剛才所講的通告是怎麼樣。Chichein 先述及『和會』沒有照會他們、他們置之不答、本來是反抗的一種手段；後來說道：姑不論我們的地位、現在已經比從前好些；但勞兵政府以爲停戰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所以應該立刻要商議；且勞兵政府也曾屢次宣言：『如不防害他們共和的發展、雖以重大的退讓、來做和協的代價、』都可以的。『列強反對俄國勞兵政府的唯一方法、就是幫助我們國內的敵人、使他們得以反對我們；所以勞兵政府把那些可能退讓的事情提出來、想同列強停止各種的爭鬥



。』他們又有一張單子、羅列預備退讓的事情。第一就是承認他們的外債、至於那利息——『因為俄國的財政困難、和他不能滿意的外債之故、』——他們提議拿原料做保證。且『因為外國資本團、常常想得俄國的自然生產做利息的償還、勞兵政府預備訂立詳細條約、把礦產和杉木讓給列強。——這些條約以不侵犯勞兵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構造為主。』反對這一條的聲浪、非常之多。可是這個通告還表示願意同協約國商議他們暗中或有意的合併問題。他的措辭是：『俄國勞兵政府沒有排斥關於合併問題的意思……』且『合併的意思、我們要明白俄國的土地、除了波蘭芬蘭和列強勢力範圍之外的那些、都要保留。』接着又說：讓步的大小、將來靠住那軍事的能力。

Chichein 概舉各種事例、說明內外的情勢、很可以樂觀的。最後他又說到傳播的問題。

『俄國勞兵政府不能限制革命報紙的自由、所以宣言在必要時、要同列強政府訂立條約、不能干涉他們的內事。』那個通告末了說：『依據以上之根基、俄羅斯勞兵政府預備立刻在 Prinkip 島或別處地方、同列強或其他諸邦或依從列強所指定的、無論俄國那些政治團體開會議和、俄羅斯勞兵政府請列強即刻答復、是否遣派代表、和一定的時間、且走那一

條道。『這個通告的日期，是二月四日，由無線電發出去的。

自二月五日這個通告在報紙上發現後，遂爲一般人談論的焦點、通告中的各種細點、都有人批評得很利害。那時莫斯科沒有一個人疑惑那革命黨有戰爭的傾向。那困苦的羣衆、和一班革命首領、都想和平、然而連續的戰役、却迎面而來、令他們和平的希望、忽又變爲失望了。無論在那一個地方、我都聽見有人說：『我們天天要打、怎樣能够把事情辦好呢？』他們不願意打仗、我是的確知道的；但是有幾個勞兵會的領袖、對於西俄的內政問題、已經攪了十八個月、還沒有弄好。他們對於世界革命的問題、還不如想解決怎樣運麪包到莫斯科？怎麼增進織物的出產？或怎樣設立河道發電所、使那北方的工業區域、不要倚賴遠方的煤場？的問題的着力。我因此很想聽一聽『行政理事會』有什麼話可說。

『行政理事會』像平時一樣、在那『京城飯店』的大堂、每日很晚然後開會。開會的時間、是由七點鐘開始、我以爲俄人的性質、於此六個月間、必定和從前不同了、孰知我應時而至、那個大堂中、仍然空空洞洞的呢？他們所以延遲之故、因爲共產黨在隔壁的房間開會、還沒有完了所致的。那個大堂同平時一樣、有兩面紅旗、一面蓋在那演說台上、一面

在他對面的那邊壁上，都寫着『全俄行政理事會』、『世界平民聯合會！』等等字樣。那大堂中的人漸漸多起來，我在此遇有很多相識的朋友。

老教授 Pokrovsky 進來，他的鼻上架着一副眼鏡，眼光閃閃，頭上戴着一件小的黑皮帽子，身上穿着一件很舊的衣裳，兩手緊握。我以為他一定不會認得我了，但是他立刻跑前來，提起從前德國將奮彼得格勒，我們收拾文件的事情了。他告我說他們正在刊印許多關於歐戰始原的材料。且說此次戰爭，英國最好，至於最壞的呢，就算法俄了。

說到這裏，Demian Bledny 跑上來了。他比平時較胖，（國中羨慕他的人，寄食物給他）生來一個圓面孔，一雙嚴肅的眼睛，一個似犬的口，正如一個農人一樣，——是革命時代的詩人。他的面孔修得略好，他那少許的黃鬚，也十分整潔；他穿上一條黃皮的褲子，很像一個新進的詩家，不是我一年前初次見他好像一個不乾淨的暴徒那樣了。那時他在 Pravda 報，和其他的革命報的譏刺詩，還沒發表，他的盛名，全靠這些大作得來的。

彼得格勒的革命，還沒有發生以前，他常常寄他的詩到革命的報紙登載。有幾篇登出來的，罵那有些苛刻的氣直的革命黨很利害；所以他們開了一個會，討論還登他的詩不登。

自從革命發生後、他自己開了一間、現在成爲一類放縱的談諧報、無論共產黨或非共產黨、都被他痛罵。就在這個會場中、他也有一種特別的脾氣、正如 Robert Burns 在 Edinburgh Society 一樣。他意氣揚揚的對我說：他們印了五十多萬本他最近所做的書、不到兩個星期、就賣完了。他又得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同他畫相。這話是很確的、因爲他所做的那十八種書籍、現在只有兩種還可以買得的』。

Radek 夫人去年以能弄夾肉麵包和大葱著名、且爲俄羅斯『戰事犯董事會』的會長、對於俄國盡力不少。伊走到我的旁邊坐下、怨恨那官吏取回伊住在 Kremlin 的大公爵房間、把他來做陳列 Romanovs 人生之情狀的歷史博物院。伊說伊確知道這不過是一種宛辭罷、其實托維斯基 Trotsky 夫人、不高興伊住一個比自己住的還要好的房間。當托維斯基的家入遷進到這個飯店的時候、似乎選了一個極端簡樸的居所。至於 Radek 夫人所住那個、據我所見、是比他們宏麗得多的。

此時廳中已有『人滿之患』、等到那共產黨散會、那行政理事會的會員、進來就坐。當我問 Litvinov 是否也演說的時候、有一個身材細小而又精悍的人、笑嘻嘻的走上來、舉那

在勞兵會試驗室所創造出來的新火柴給我們看。俄羅斯是缺少洋火木、且沒有礶蠟。此外我想那北方所用的火柴、大半是來自芬蘭、我這種測度、或者不至有錯誤的。現在那新製的『布爾札維克』火柴、既不用木、也不用蠟。他們用紙代木、用脂代礶蠟。那細小的 *Boya* 一公衆經濟議的書記——把他的洋火、送了一包給我。這些洋火很像巴黎常用的那些帶蓋的洋火一樣。你要先把火柴弄斷、然後擊他使燃。這些洋火却比我在俄羅斯從前所買的好得多。英國造平常火柴的原料、都從別處運入去的、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不照這個法子來製造。我對 *Beise* 說：我很可以回到英國照這麼做法、得一個專賣權使我自己變成一個資本家。別個共產黨聽見我這麼說、不覺笑道：『資本家的財產、大概是用這種欺騙的方法弄來的』。

同時還有 *Ivestia* 報的 *Stolno* 君、*Kolisska* 夫人和許多人、他們的名字、我也記不清楚了。細小的 *Bucharin* 是 *Pravda* 報的主筆和莫斯科最有趣味的一個談論家、他常常可以同你討論種種哲學、由卜卡利 *Berkeley* 和洛克 *Locke* 的、以至於柏格森 *Bergson* 和占姆士 *William James* 的。他此時也走上來同大家握手。忽然有一個想不到的人、也居然進來了。

這個是 Vologda 勞兵會的跛脚 (Chiava)，他看見我就現出一種驚異的情狀、立刻上來提起我去年夏天同 Radek 上 Vologda 去——由莫斯科受了飢餓而去的——每人吃了十五個雞蛋、令那『黃金旅舍』的人、都驚愕起來的事情。(那時我做 Radek 同美國公使和 Lindley 君談話的翻譯。) Chiava 是一個很好很忠直的人。他在 Vologda 經過一個很困難的時代；因為這個地方、原是各國公使和教會的殖民地、在那革命的時期、自然變為難治的地方。我記我們同他辭別的時候、Radek 告我說、他以為這個人留在世上恐怕不久了。他對我說他於三個月前離了 Vologda 上 Tarkestan 去。他極其痛恨那法國公使 Noulens 君、因為他以為這個人於去年阻礙和協不少、但是他却沒有一毫反對 Lindsey (按：此人大概是英國公使) 的意思。最後臺上略形擁擠、便開會了。當我看見那瘦的長髮的 Avanesov 坐在書記席、那主席 Sverdlov 身稍向前、搖動小鐘、宣告開會、且說：『Chicherin 同志演說』、我幾乎不信我曾離此地有六個月了。

Chicherin 演說國際間的情形、聲音比從前較清、但是我仍要走近講臺左近的位次、才能聽見、所說的是什麼。他把勞兵政府謀和平的各種手續的歷史講出來、甚至一些小事故

Li Vinov 以個人名義打電去威爾遜總統也說到。他又以為對於協約國最近那封通告、恐怕沒有什麼效果。他又預計及各大國和俄國戰爭的趨向、以為各國革命思想的澎漲、適足以令那些帝國主義的政府、壓迫勞動家和農夫的共和國愈烈。他們雖難於干涉；可是不能說那帝國主義已經一敗塗地的。Chicherin 說、他是差不多一個死人一樣。這就是因為他日間不大做工、且不大喜歡交際、他在外交局辦事、他有特別的時間、（每日下午五時起、做至早晨四時止。他這一回報告的材料、雖然很有趣味、但是却没有興奮人心的能力。聽講的人、非常注意、然而要等到他們聽聞那些流亡於瑞典京城的俄國屬地的財政家、貴族、和破產的政治家、打電給克里孟梭 Clemenceau 聲言反對和『布爾札維克斯』訂約的時候、各人都撲的一聲笑起來、才有一種真正的生氣。

其次演說的是 Bacharin。他是一個細小精悍的人、身上穿着一件很乾淨的灰色衣服、（我想這是充當經濟委員會上柏林去的時候買的）。他的聲音雖然破碎得很有趣、但能使各人都聽得清楚。他把現在的地位、同 Brest 和約以前的地位比較。我很記得他和 Radok 當時反對該約最烈、現在他說那個時候列寧 Lenin 很對、他自己却錯了。那地位前後大不

相同、從前那帝國主義分爲兩派、互相攻擊、現在且有合併的先兆了。他看那『國際聯盟』、不過是一種資本家的團體。又說法美將來對於這個會的態度如何、全靠法美資本的地位。法國資本如此之弱、所以最多不過能做一個小股東罷了；在美國的資本便占一個利益的位置。美國所以要弄成一個大的全歐團體、這個團體各國均會占若干股本的。美國占股最多、或者能够利用各國這是他的確定觀念、他自去年夏天以來、都找不到一個機會、來說明他的國際同盟的學說、所以今天盡量說了出來。至於 *Churchin* 的那封通告、他說最少也有歷史的價值；因爲他所用的文詞、同平常外交文件的那種僞信的措辭、有所不同。平常的外交文件、都帶些粉飾的面孔、這一封却老老實實說道：『你們想要什麼？請告訴我們罷、我們預備給你們、免得一場軍事的角鬥了』。甚至協約國置之不覆、然而不得謂爲無用、或者還可以爲歷史上的一個標誌的。

跟著他演講的是 *Lieviov*、一個堅實的快樂的人、頭上戴着一頂灰鼠皮帽子、身上穿着一件厚外衣、常常以皮領圍繞頸間、當他起立的時候、眼鏡從他的鼻子溜下來、他的灰色圍巾由頸間垂下來、他立刻就跑到講臺跟前了。他把他的物件擱在下邊一個椅子上、然



後拾級而上，他的頭髮弄得很縐，面上現出一種莊嚴的氣象，他那種洪亮的聲音，令我驚服的很，我這是頭一次聽他的演說。他說得很好，且比 Bucharin 的效果更多，令聽講的人精神頓壯。他把外國的情形說個大略。他說：（列寧後來也對我表示同樣的意見）各國反對勞兵政府的態度，隨他們國內駭怕革命的程度為正比例。譬如法國的資本在戰爭時代損失最大，今一變而為最弱的，所以最不容易和合，至於美國就不然了。他的資本還在一個很好的地位，所以很容易講和。英國雖不甚可靠，但他以為必隨美國的進行為轉移。需要原料，是他們同俄國講和的動機，恐怕世界上有一個工人政府存在，就會伸張各地的革命運動，是他們用無量犧牲，都要掃除勞兵會的動機。至於 Chicherin 的通告呢，他以為會令這兩種不同的意見，愈加分離；且使那些資本家不能夠聯為一氣，來反對俄羅斯。

最後那現今莫斯科勞兵會的總統 Kamenev 君演說，他反對 Bucharin 把現在所要講和的條約、同從前 Brest Litovsk 的相比較；因為那個時候種種事情，都在試驗時代，現在可大不然了，舉世都曉得統一俄羅斯的能力，唯有勞兵會；列強雖有反對他，但是却不能否認這種事實的。一年零三個月以前，俄羅斯有一部分（Ukraine）曾試驗過種種政府，勞兵會哪

無產平民專政制哪、外國侵略家的專權哪、前朝將軍專橫哪、究竟都歸到勞兵政府統治之下。西歐的帝國派應該澈底曉得俄國根據大多數民意的唯一政府、只有勞兵政府。甚至『孟札維克斯』的報紙批評 Chichev 的通告、也聲言勞兵政府這種手續。足以顯出他是爲國家的福利而行動的真正羣衆的政府。他又把『社會革命右黨』(該會的代表、和憲法會都在走廊坐着)的呈文念出來、說他們預備幫助那反對中等階級專制的勞兵政府、爲俄國唯一的政府。

最後全體會員通過那想講和的進行手續、同時又寄一封友誼上的慶賀書、給那決心保持勞兵會之獨立的工人和農夫的『赤色軍隊』。那個會議遂轉談別的東西了。

我平心想一想去年勞兵會治下的俄國、被德國強迫簽和約的時候、怎麼樣的困苦、現在時候到了、他自然會向我們購買和平條約的、當我出門的時候、我又看見一個不高興的人、他是爲別樣原因而不高興的。Angelica Balabanova、終身都很熱心夢想社會主義、現今到來俄國看見一個社會黨的國家、四方八面都是困難、——這種困難、最少和別國的相等、——況且還要戰爭、所以雖然以人道爲名、同世界的反對黨相抗拒、可是戰爭的情感、即沒有

什麼分別；這是合他們的夢想家不容易承認的所在。可憐的小 *Palachova* 身高不到五尺，穿着一件黑衣、下垂至足、可是不能令人看來高一點的、好像一個失魂的神、四處游蕩。雖然伊還想着社會黨究竟應該要對付他們的敵人還是不應該呢？設若戰鼓打了七次、都是失敗、那麼也真要實行你一塊石頭來、我一塊石頭去、且以流血的手、拆平 *Gericho* 的城麼？恐怕總有這種思量罷。

我跑路回家的時候、雪在那裏下着。我前邊有兩個勞動家、一邊走一邊在那裏辯論、有一個道：『要是不因為飢餓』、別個又說：『但是那兒將來永遠不變更嗎？』

## 第六章 莫斯科勞兵政府的總統 *Kamenev*

二月十一日

*Li Vinov* 住在「京都飯店」的一個小的黑的不乾淨的而又比我的更冷的一個房間。他覺得胸間微有不適、或者是昨晚的演說所致的。當我在他那裏的時候、*Kamenev* 打電話給他、說有一輛車子在下邊、請他立刻到莫斯科勞兵會說一說國際的情形。他本來是想婉辭、但是終究不得不去、他問我要是想見 *Kamenev*、可以同他一塊兒去。我們坐了幾分鐘車

就到了勞兵會、看見 Kamenev 正在大堂中。那勞兵會在那舊實業學校的小演說場開會。當我們到時有一部人正在那兒開會、我同 Kamenev 和 Litvinov 從台後進去到一個空房、有一個勞兵會的會員也走進來、他的名字、我可記不清楚了。

這是 Litvinov 回國以後同 Kamenev 的第一回談話、他們談得很高興、想已把我忘記了。Kamenev 問 Litvinov 要怎麼樣做。Litvinov 說、要想設立一個特別轄制局、接受一切投訴文件、如此就可以考察各部辦事人員的勤惰。他笑道：『你不要以為你是第一個有這種意見、所有回國的公使、人人都有這種意見的。他們由外國回來、總比我們容易看見那不妥當的地方、所以立刻就想要把他改好。Rakovsky 坐在這裏只夢想這件事、已經有好幾個月了。Joffe 從柏林回來、也是一樣。現在又輪到你了；等 Vorovsky 到來、（他還在彼得格勒）我又預備聽他袋裏的轄制計畫了。其實這件事是不行的。那唯一的道路是、當我們看見一件事要做的、就叫我們能信任的人去做了他罷。胰皂是很難得的。貨物也是一樣。但是你設立一個辦事處、那胰子立刻就『不翼而飛』了。你不如叫一個人去看那胰子的來源、或是如此如彼、我們終可以得到胰子拿來使用的。』

『製胰的工業聚在什麼地方？』

『這裏有許多配置很好的工廠，但是都停了工，一半是因為沒有材料，一半或者是因為有些妄人以爲做一個清查目錄，必要把各事都要停止了』。

Livinov 問他對於大局的全般意見怎麼樣。他說，要是轉運能够改良，却是不差的，但是在莫斯科平民不知道改良之先，應該每天都有幾百車食物載進來才對。現在每天最多不過二十車。我問及學校的情形怎麼樣，他解說以爲他們最大的困難，就是外面軍國主義的壓迫和攻擊。他說明現在的新『赤軍』大多是勞動家，他們的生活，比從前的軍隊，——以農夫居多——高奢得多。他們反對那在舊的討厭的人太多的和不合衛生的軍營中拿木板來做床的舊習。托羅斯基要找一個地方安置他的愛子們，後來以爲最適當的莫如學校；用他（指(Kamenev)的原話是：『我們用盡許多力量來辦理各種學校了』。他以爲第二個困難，就是教科書的缺乏。譬如拿歷史來說，從前帝制主義治下所做的，都染有他的彩色，且又經過糾察官的刪改，在現在都沒用了；然而新的又沒有預備，此外還有紙料同印刷的兩種困難。雖然如此，但是有許多事已經辦得很妥當了。莫斯科有一五、〇〇〇至一八〇〇〇

的兒童、每天到學校裏吃自助餐、所以沒有一個小孩要捱飢的。有一萬多雙繖靴、已經給了那應要的小孩穿了。圖書館的數目、也增加了許多。自身體上來說、勞動家雖比不上在一九一二年那樣好、可是他們的精神幸福的增加、却沒有能同他比較的。那些著名的地方、如『耶路飯店』(Yar) 從前是富人『醇酒美人』『流連忘返』的所在、現今已變為勞動家的俱樂部 and 戲院、無論那一個工人、都可以逛去了。

又如各省需要書報雜誌之多、雖盡各印刷局賣紙店的能力、也不能供給的。

外邊敘會已經告終、我們回去那演說房、那勞兵會的會員已經坐定了。我此時的最大感觸、就是從前每逢開會、那廊中在所不免有人滿之患、現在已沒有了。革命時代的政治緊張、已成過去了。即在衆議院的廊中、也不見從前那麼多人了。但勞兵會本身的性質却没有變更。

那些坐在堂下聽講的人、幾乎全是勞動家、且極端注意台上的演講。Livinov 的演說、不過把昨日的復說一過、較爲好聽罷了。他又指出自從協約國打勝仗後、那世界上未爲協約資本所占領的獨一地方、惟有勞兵會的俄羅斯。

勞兵會通過一個議案、——『堅信勞兵政府將來得和平的成功、且由此開一條建設平民國家的道路』。Kamenov接到一個通告、他拿起來瞧了一瞧、說道：『莫斯科的中國勞動家新舉的代表想演說』。這個人是 Chitaya Kuni——一個堅實細小的中國人、他的頭生得很大、身上穿着一套黑皮衣裳。我從前常常看見他、我不知他是誰。他很受各人的歡迎、他給我們一個很靜的面略為小心的演說。他說：他跟他們學習怎麼樣介紹社會主義進到中國去、還講許多關於這一類的話。Reinstein回答、并述數年前美國勞動家開會、他們怎麼樣以閉門羹享那外國工團的代表。他說：『當Gompers最得勢的時候、這是在美國的感情、但是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聽見他的演說、我心裏思量着、除了俄國之外、有多少國能够如俄人一樣、來歡迎一個外國工人的代表呢？雖然這或與俄人的仁愛心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俄國工價都歸畫一、Kuni先生不能做賤工競爭的代表、所以不能不說。我後來同這個中國人談話。他是華人勞兵會的會長。他告我說、他們約有一千個華工在莫斯科、所以有代表出席本城政府的權利。我問及華人在『赤軍』的有多少、他說不過二三千人罷了。

## 第七章 一個過去的資本案

二月十三日

我同一個俄國的老朋友喝茶，他是剛從省中來的，革命前他有一間皮袋製造廠，同他『叔父』的染皮廠相鄰。他告訴我一件鄉中的故事。他的『叔父』起初不過有少許資本，歐戰的時候，他買了一間染皮廠，這間工廠，他本來是有股份的。他的冒險故事，始於『八月革命』，這也是一件由主義而進爲實行的好例証。我現在把他姪子的話，盡我的能力寫出來，由此也可以看見當時匆忙粗疏的狀況。

當第一次革命時，由一九一七年三月起，至八月止，他竭力反對那些勞動家，也是一個工廠主的勞兵會的創造之一人。這個會的目的，就是想拿關閉廠門、不納工人的法子，推倒那工人的勞兵會。這個會後來自然被『八月革命』摧殘得七零八亂。而『叔父』被迫之後，——他是一個產業主，——要納許多賦稅。他非常注意報紙上的消息，曉得銀行歸爲國有之後，即使抵抗也沒希望；所以就此告辭，盡他的能力去做工，可是他仍不肯放開他的『工廠』。

他召集所有的工人，提議組織一個互助社，拿這個工廠爲社中所有，每人捐一千『盧布



『爲資本、使他可以進行。那些工人沒有一個人有一千『盧布』這是不用說了。』所以叔父承認自己代他們出了、後來再還。』這樣本來是犯法的、但是那個小城離中央甚遠、所以從表面看來、以爲渡過難關了。他不復想把錢拿回、但是他希望這樣可以仍然管理和發展而又有世傳的趣味的染皮廠。

各事都辦得很妥當了。他們選舉一個管理的委員會。『叔父』被選舉爲會長、我被舉爲副會長、此外還有三個工人。我們這樣一直做到現在。他們每月給『叔父』一千五百個『盧布』、給我和那掌櫃各一千個。那唯一的困難、就是他們待『叔父』如主人一樣。『叔父』常常告訴他們『這是你的工廠、別叫我做主人』。他們答道、『是的、這是我們的工廠、但是你仍是主人、且也必要的。』

產業階級的抽稅來了、困難也從此到了。『叔父』本是個靈敏的人、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產業的主了。他曾把他的屋子捐付給工廠、且把裏邊的屋子畫好、做工廠勞兵會會長的住址。此是縣中勞兵會派人來說他要給六十萬『盧布』賦稅、其實他已無錢應付了。他將他的地位解釋一番、那個姪兒也一同辯護、那些收稅的人、拿一塊紙兒瞧了一瞧、罵道：『你

也要課二十萬『盧布』的、請你快快把衣裳穿好罷。』

這句話就是捉進官裏去的意思。那個姪兒說他有五千『盧布』、可以拿出來、再多就沒了。這樣行不行呢？

那些稅吏說：『很好、拿來罷。』

那個姪兒就拿了給他們。

『好了、你穿衣裳罷。』

『但是你說我給那五千就好了！』

『這是對待像你這樣的人的唯一方法。我們承認你是很困難的、可是勞兵會叫我們收足這些稅額、要是有人不肯給的、我們既不得金、又不得人、就要我們自己坐監了。我們想你們一定不要我們可憐你們、就自己去替你們坐監。你們把衣裳穿好、一塊兒上路罷。』

他們就一同就道、到了軍事部、就關在一個鐵柱窗門的房子裏、有許多城中的富人、也陸續來會、個個都面紅耳熱、有些看見『叔父』這麼冷靜、更爲動氣。『叔父除了看見我和他都被關了、恐怕那染皮廠和皮工蹈於困難之外、却別沒有什麼牽掛的事情。』

那城中的富豪因此聚集在一個小屋子，他們的妻子走來，一起初極其駭怕——後來隔個密兒真是細語囁囁、談個不休了。我（作者自稱）的朋友沒有結婚，所以他也托人叫幾個朋友去談談、不致惟有自己冷清清的坐在那兒、沒有人同他談天。談話的聲浪、略爲大些、後來那軍事部長走到街上、拿了一個婦人、可是這個婦人、除了面巾、那兵士立刻認得伊是自己從前被派去駐守那間屋子的女主人、他所以失望的很、就把伊放走了。那城中富豪和他們妻子朋友的特別議院、好像一羣貪婪的烏鴉一樣、在窗門你言我語、鬧個不休、一直到了天黑。

明天那染皮廠的工人來到告訴那軍事局說：「叔父」實在已經不是業主階級的人了；且他們必要他做勞兵會的主席、所以他們肯從工廠的款中、移些出來、給所要求稅額的一半。「叔父」一共有三十萬。那工廠捐助三十萬、他遂得了自由、且得了一張證書、說他不是一個利用者、或是產業主。那個姪兒、因爲他們要他做皮工、所以也一同釋放？

我問他道：「工廠的進行怎麼樣呢？」

「很好、獨有亞叔仍然憂慮——因爲那些工人、還叫他做「主人」。除此之外、他是很快

樂的、他勸那些工人把利息的一大部分、來發展工廠的事業、和建築了一間新工廠。

『那些工人做工不做呢？』

他說：『呵、我們以爲工廠歸他們所有、必做得好些、可是我們不以爲他們會如此的』。

『他們做壞一點麼？』

『這倒又不然、也看不見壞』。

我又想考察他對於政治上的意見。去年夏天他告我說、勞兵政府最多不過還能支持兩三個月。他那時很盼望他失敗。現在雖然沒有這種希望、但是他很怕俄國再有戰爭、或者由戰爭而發生的不寧的狀態。他知道那俄羅斯共和國把他的舊邊界漸漸恢復了、他現出一種奇怪的傲氣。他說：『從前人人都以爲「赤軍」不可以做事的』。又說：『你不要對於政府太過責備、他現在能維持秩序、我自己做我自己的工就算完了』。我聽見你對於革命忽然發出一種不平之辭、很有趣味；他又非常懇切問我看他們要不要抵禦政府、使秩序不安的事情、可以不再發生。

我曉得從前有些鄉村經過一場恐慌、我就問他何以有人謀刺李寧之後、所發生的「紅色

恐慌」、竟然影響到縣裏去。

他笑。並且說：「我們用錢不多、就回復自由了。你所問的原來是——有一個富商的寡婦、有一間好屋子、家裏藏着許多好東西、如刀子叉子之類、不可勝數。伊有二十五個大小不一的茶缸、和許多掉布之類、雖活到一百歲、也用不著的。去年初夏、有一天有人告訴伊說、伊的屋子要讓給政府、所以伊要把各種東西、都搬遷出去。伊走來走去、費了兩天工夫、要把東西盡搬遷出去。伊看見那些東西、——茶缸刀子叉子餐具掉布和外套（約有十二件以上的皮外套）。堆積樓頂、却沒有一點用處、他把門關了、貼上封條、且請勞兵會長到那裏把他圖章也蓋上去。等到末了、各事停當、那位會長所以特別派一個哨兵、到那兒站守、不要人把那印條毀壞。此時關於「紅色恐慌」的新聞、從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傳來、那個勞兵會召集第一次會議、決定要做一樁事情、但是他們同我們本來很相好、不好意思加以殘害、他們忽然記得那可憐的Maria Nicolaevna的樓頂、他們就打開封條、把所有廚房應用的東西、刀咧、叉咧、碟咧、器具咧、二十二個茶缸、和那些外套咧、一塊兒用車子運到勞兵會去、且宣布這些是國家的產業。國家的產業！遲不到一兩個星期、有一個勞

兵會的會員嫁女、那些刀咧叉咧等等、都陳列棹上、至於那些茶缸、也可以拿來弄茶够一百個人喝了』。

## 第八章 一個革命的理論家

二月十三日

自昨天同一個受難的資本家談論革命之後、我很高興把一個革命理論的巨子的談話、也寫下來比較看。那個皮工的引例、足以表見革命的影響於個人是怎麼樣。至於這個革命的理論家、不特不顧念自己個人的、就是其他個人的福利、也有管不到的；他以爲革命以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前提、一個人的經驗、最多不過如一個螞蟻在於億兆之中的冒險所含的意義罷了。我在『京都飯店』喝茶、Bucharin也來了。他從前做過『柏林經濟委員會』的會員、反對Brest和約最烈的一人、Pavda報的主筆、做了許多關於經濟學和革命的書、並且是一個百折不撓、勇猛直前的革命理論家。

我剛才買了一本雜誌、上邊載了一個世界地圖、把歐洲的大部分都塗了紅色、表示革命潛伏的所在。我拿給Bucharin看、並且對他說：『國外現在都說你是一個新帝國主義家、

你以爲怎麼樣？」

他拿那張地圖瞧了一眼。說道：『混帳！這真豈有此理！』馬上又說道：『我不想我們已經進了一個要過五十年然後才能夠把世界都從根本上改變過收最後勝利的革命時代』。

我常常有些理論、每遇着種種的革命黨、都拿來質問他們、且常常得到很有趣味的結果。

（參看第十三章我和李寧的談話記）。我拿他來試試Buchatin看他怎樣。我說：——

『你們常說英國將不免於革命、你難道不曉得英國是一個工業國而非農業國、一旦革命起來、就立刻會斷絕糧食麼？據你們自己的理論、也說英國資本團將會同美國聯合、六個星期之內、革命黨就沒飯吃。英倫不是一個像俄羅斯的國、你們在本國中、無論到什麼地方、總可以找得飯吃、要是在英國呢、六個星期就成了飢荒、且不難復古起來了。所以我不能不想英國若是發生革命、對於俄羅斯一定是害多利少的』。

他笑、並且說道：『看你那反對革命的老頭！你的話固然不錯、但是你要看遠一步才好。你有一件是對的。要是歐洲全部發生革命、美國將把糧食斷絕。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將由西伯利亞運糧來吃了』。

『你想那壞的西伯利亞鐵路、能運糧來供給俄德英麼？』

『那個時候 Pichou 和他的朋友必定走了。我們還有法國要供給的。但是你不要忘記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稻田。歐洲的內爭一旦終止，他也能自己供給自己了。用英德工程的幫助，我們不久將把俄國變為一個出穀豐富的所在，來供給大陸的勞動共和國了。但是甚至到了那時，那革命的事業，不過是一個發端。英國一有革命，他的屬地將必投向美國去了。然而此時又輪到美國了，及至最後，我們會聯合一氣，推翻那南非中等社會共和國的資本主義的末陣。這很能預料得到的！此時他用他那亮晶晶的小眼睛，注視那黑暗餐房的垣牆——那歐洲勞動共和國將來會有一種反過來的殖民政策。正如現在你們戰勝那退化的民族，想利用他們，所以在將來你們又會想征服那殖民地的人，從他們那裏拿東西用了。我所怕的事只有一件』。

『那是什麼？』

『我有時恐怕那將來的競爭，既然那麼利害和久長，歐洲的文化，不難彼也完全摧殘殆盡的』。



我想起昨天那個皮工、不知幾十萬人經過這種不安情形中的一個人、所以從平常人的心理看來、縱使沒有死亡和內亂、所謂革命的、也不過把所有的制度傾覆了、再建立些制度罷。我想至此、覺得不高興的很、遂靜悄悄地喝完了茶。Bucharin 放言高論了一回、把茶一喝而盡、且大吃特吃我所拿來的糖、並提起他去年夏天得了病、*patet* 跑完通城、找一點糖然後把他醫好的事。說到這裏、他立起來、一邊走一邊把他的衣裳扣上、——這真是革命的一個奇怪的小 De Quincy、——半行半跑、向那一邊半明半暗烟塵繚繞的飯廳去了。

## 第九章 封鎖的影響

二月十四日

我同 Mesh cheriakov 吃飯、開了一次稍為嚴肅的談話。他是一個西伯利亞的老流犯、去年夏天到英國遊過一回。他現今在莫斯科主撰一個月刊、所講的以關於如何建設的問題居多、此外頗盡力於勞動社會的教育事業。他看見俄國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驚慌、他以爲『封鎖』就足以使俄國回到原人時代去了。他說：——

『我們檢直不能向別處買東西。比方我教數學、來學的人超過我所能教授的範圍之外、

——他們智識上的慾望、真是無異海綿之於水、——可是我不能得到甚至一本最淺的教科書給他們念。我自己也不能在那舊書攤找一本舊數學抄幾本給他們應一時之需。我現在教授差不多好像中古的教員一樣了。雖然如此、我却有很好學問的學生們。』

同棹中有一個人說道：『再過三年、我們將要住廢屋了。莫斯科的屋子、從前是弄得很暖的。現在交通不便、沒有炭薪、水管爆裂的也不知多少。我們又沒有東西去修補。同時我們又沒有漆把牆油好、恐怕不久也腐爛了。再過三年、我們莫斯科屋子傾塌的聲浪、將不絕於耳鼓了。』

有許多人也笑起來、且踴說道：——

『再過十年、我們將要用手足行走了。』

又有人說：『二十年後、我們也有尾了。』

Meshcheriakov 吃完了湯、且把他的木匙羹放下。他說：——

『可是這種事情、還有第二方面的。若是封鎖完了、我們立刻就可以把各種事情恢復了。因為我們自己有滿足的原料、所以比別處容易進行。我們最要緊的、不過一個運輸問題

「不過在我們邊境之內運輸的問題。我想數年以後，姑不論現在那抵抗俄國的如何、俄國將必變爲一個比歐洲還要好的住所。可是我們要經過好些個困難的時候。這不單是我們自己如此。歐戰的影響在西方究竟是怎麼樣、現在幾乎看不出來、但是他終有看見的一天。人道之上、有一個困苦的时代、在他的前頭……」

我提及昨天的談話、並道：「Bucharin說要五十年呵。」

「或者會有的。我想不用五十年。但是那革命在你們西方諸國、將來比我們還壞。在西方要是發生革命、他們立刻會用起大砲來、把全縣都掃得乾乾淨淨。那西方的治人階級的限制和統御方法、是我們鄉土的資本家所夢不到的。那專制政體不準他們那麼編制、所以專制政體一倒、我們的工夫、就比較容易些、並且總沒有在德國那麼多的阻力。」

## 第十章 劇院的晚上

我看見一張報紙說、有一個駐柏林美國使館的館員、看見德人往劇院聽戲的非常之多；就推想這或者是他們避飢的方法。莫斯科的平民飢餓、還不成問題。但是劇院却有人滿之患；因爲要求座位的人這麼多、所以有些財利的人、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了許多入門券、

站在門口善給那不得座位的人，其價錢不用說是增加雙倍以上了。莫斯科的人，從來頗有聽戲的興趣，據我看來這種興趣現在不但沒有減少，似乎還要增加。這裏有一間戲劇學校、教授關於戲臺上做作和配景等等。有一個戲劇報，每週刊行三四、登載各戲院的戲目、和有時關於戲劇的文章。我在瑞典京城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說那莫斯科的戲院都已關了門了、現在才知道那種耳聞的消息、是不可靠的。我且把二月三十四兩天的戲劇報所登載各戲院的戲目擇要抄下來。我們想知道法國革命時代所演的是什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所以我以為把莫斯科現今民間尋樂的性質記下來、也值得的。

戲院

戲劇

著作人

『大舞臺』——

“Sadko,”

Korsakov,

同——

“Delilah,”

Saint Saens

『小國家舞臺』——

“Besheny Dengi,”

Ostrovsky

同——

“Starik,”

Gosky

『莫斯科藝術舞臺』——

“The Cricket and the Hearth,”

Dickens

同—— “The Death of Paganin,” Salykon-Shchedrin

『歌劇院』—— “Selo Stepanchiko,”

同—— “Coppelia,”

『平民的宮殿』—— “Durovsky , Napravnik

同—— “Demon,” Rubinstein

Zamoskovsetzky、—— “Groza , Ostrovsky、

同—— “Meshchane , Golsky、

『通俗劇院』—— “The Miracle of st Anthony , Macterlinck

Komisorzhevskaya、—— “AChristmas Carol , Dickens、

同—— “The Accursed Prince , Remizov

Korich—— “Much ado about nothing , Shakespeare

“Le Misanthrope ,” } Moliere、

“Georges Danbin ,” }

『演劇院』——

“Alexander I,”

Merezhkovsky

『白話劇和悲劇院』——

“Little Dotrit,”

Dickens

同——

“The King's Barber,”

Lunacharsky

（按：以上諸劇有英人如『迭更司』『莎士比』和法人如『巫利埃』所做的、其劇名直譯為中文、恐怕不對、故仍其舊。）

此外有些戲院又演 Konstantin Romanov, Ostrovsky, Potapenko, Uinitochenko, 等等。那莫斯科藝術舞臺的兩間美術室、演 Rosmarsholm 和數齣短劇。他們好像那藝術戲劇公司一樣、當他們的舞台沒得空的時候、就到城外演去。

我去大『國家舞台』看 Saint-Saens 所做的 “Samson and Delilah”，找得一個適在音樂隊頂上的廂房座位、所以舞台和下邊的座位、都歷歷在目。其實下邊座位中光景、還比舞台好看。這恰合我的願望、因為我想來瞧瞧那些人物現在是怎麼樣的。

自革命以來、光景大變、這是必然的。那莫斯科的禿髮富豪、和花枝招展的胖妻、已經沒有了。那些穿晚服和白胸衫的、也不知到那裏去了。那全體的聽戲者、只穿了那日常的

衣服、毫無足以引人注意的地方。惟有一小羣的鞋韌婦人、用白頭巾裹了頭和肩、頗能與此相反映。有許多兵士和人物、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剛從工作中一直跑來的了。穿灰色和褐色羊毛緊身的人多得很。人人都穿了外套就坐、因為那戲院是十分冷的。（這自然是因為缺乏燃料所致；若是電燈因此不亮、那麼、戲院暫是停止、也是意中事）那音樂隊所穿的衣服、也是參差不齊。那銅器的劇員、還穿着灰青色的外套、和種種差別的褲子和鈕扣、顯然是當大戰的時候、曾在過軍樂隊裏頭的樣子。有些人穿着平常的衣服。那個導師獨自穿了一件燕尾服、坐在他的席上、正如別個世紀的模型一樣、沒有一個人睬他。

我小心觀察那新國家治下的各種人民、看他們究竟是怎麼樣、我覺得他們的頭腦、大概已變更了。那從前孜孜為利和站近天花板等候得一座好位的人、現今坐在從前的餐廳裏。我看他們的面色、好像沒有一個人有好餐吃似的。但是他們那麼注意、我以為從那劇員方面看來、雖然做得好些、也值得的。那叫好的聲音、大概發自廊中居多。

至於那演戲的怎麼樣、可却沒有什麼可說、只有那樂隊穿了壞衣、和綳腹從公、似乎有些差別罷了。Ehner 在現在觀者之前的跳舞、同從前在中等社會之前、也一樣好。當我把

領子拿起來、我回想起在這樣冷的天時、那戲員還是非常精神、真正值得贊賞了。當那晚上我有時覺得那戲劇非常之不真切、這或者是因為舞台的宏麗、同那衣服檻樓的聽者的對比所致的。有時在另一方面、那戲劇和聽者、似乎又有不可分的現狀。因為「Samson and Delilah」是一首革命詩、排演的人、原來不只舞台上那幾個、人人都看見過這種生活的。Samson激奮『夷色列』的人心、令我想起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的景色。——後來他被那敵人打勝了、他把那廟宇都拆得乾乾淨淨、又令我想起那附會托羅斯基的話：『若是我們最後要是失敗、我們把後邊的門、大力一碰、使那回應之聲影響於世界、才肯棄之而去。』

我冒雪回家、在道上看不見一個穿着軍裝的人。一年前晚上過了十點鐘、就沒有人了、除非那些像我一樣的、要趕大會或聽戲。同時從戲院回家的多得很、他們居然忘記了十二個月前以為天黑了之後、街上是不安穩的事實了。革命已平靜了。人人如今思量別樣新的問題、不大管那一『他能够支持一兩個星期嗎？』的舊問題了。

## 第十一章 國家建設委員會

二月十五日



我被委任見那『國家建設委員會』的會長 Pavlovich。那一天真可算是『天氣清明、惠風和暢』的了。街上聚立的人、非常之多。當我走過閘門、進去『紅色公地』的時候、我看見那農婦聚於那 Sberian Virgin 小禮堂、蠟燭之光、照耀一室、正如從前一樣。我看見在那牆上有些主張無神論的人、立了一塊匾額、上邊寫道：『宗教是平民的鴉片』、這個匾額、已經在那裏很久了。我看見一個老農、顯然不認識字的、很恭敬的走過那小禮拜堂轉到左邊、肅然對住那個反對宗教的匾額。現在且更說一說那新共產黨的進行秩序、這個秩序好像從前一樣、主張限定宗教與國家分離、和宗教與學校分離、其中還載有一句話：『小心不要傷害那宗教的感情』。那些教會和禮拜堂都沒有閘門。莫斯科從前是一個禮拜堂鐘聲游揚的城市、現在還沒有變更呢。

有一隊雪車載滿麵粉、從『公地』經過。那些『赤軍』的兵士、剛從兵營走來、談笑自若、比六個月前可靈敏得多了。那幽幻的 St. Basil 天主教堂之上、天氣好生清明；那 Kremlin 砲台牆根之下、那些錯雜不整的墳墓、埋着不知多少為革命（十一月革命）而死的烈士在下邊。Kremlin 閘門之旁、本有一架絞人機、現在也完全補好了。

那建設委員會是去年春天設立的，他的目的就是想協力管理那各種工程和別種建設的工夫，——這是從前有一個獨立的官局辦理的，這個委員會自去年夏中，成爲一個獨立機關、財政也自己預備。他的總部在『華人城』的 *Neonagon* 同『英俄貿易公司』的舊址相鄰、這一間公司的正面是油着青白色、上邊雕了一個獅子和一個獨角獸、恐怕是十七世紀的遺物了。

*Pavlovich* 是一個小的、胖的、頭大的、紅髮的、和有少許紅鬚的人。他穿上一套黑皮衣裳、鼻子架上一雙眼鏡。他很怨恨他所設那改良生產能力的計畫、都被那不停的戰爭阻礙了。他是一個西伯利亞的老流氓、未革命以前、他還住在法國、他說他看見法國同德國怎麼樣開戰。『當時各國送那火車頭和軌道給他』、總言之、他所要用的東西、各國都送給他。當他們送馬的時候、連那馬的食料、馬的鐵蹄、甚至鐵蹄的釘子、都一齊送給他。要是他們這樣供給給我們、不到一星期、俄羅斯就平安了。可是我們一點東西沒有。也不能得一點東西、所以不得不要打仗、這原來是違反我們的意思的。

他接着說道：『且戰爭也毀壞一切東西。這個委員會等到戰爭完了、就想把俄羅斯弄好

、並且把世界弄好。你知道我們的計畫了。但是我們的邊境現在還在那裏打着、我們精良的人材、都向那裏去了、我們不得已把我們九十分的精力和原料、用到那『當務之急』的軍事上去。我們整天接到許多電報、不是要這樣就要那樣、比方托羅斯基打電到這裏只說：『我們過兩天就到 Orenburg 了』。他的意思、就叫我們把那些應要的東西、都同他代辦好了。我於是拿一張地圖看一看、就要把應要的東西給他、——工程師、修正鐵道的器具、和建設橋樑的材料等等、——也不管那有用的工夫、隨即棄置不用了。

『老實說罷、俄國數年來最大工程、還是怕你們國內的人或是德人、奪了我們『波羅的海』艦隊的直接結果。保全全局或者非我們所能做到、但是我決心保全我們能力所能保全的東西。開闢和導深那運河、使波羅的海的船、可以到 Volga 河來、這種計畫、在俄皇的時候、已經提議過。那時有人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他們却已經運了兩隻魚雷艇過來、實行嘗試了。我們以為這種計畫、既可以做出來、也可以應用到實行上去。那運河現在已經濶深和開闢了。他現在可以載七大隻的無畏艦、六隻小的無畏艦、和四隻潛水艇、——這些在 Kayan 之前、偶然到來、我們遂打了一場勝仗。但是因為我從那兒的電力局、移許

多人材和原料到彼得格勒去、想給他不要受煤炭的影響、所以那場歡喜、却被我的智識弄壞了。

『雖然我們要打勝的難關、不用說是多的很；但是新邦未成立以前、因為缺乏創造或思想的能力所未做的東西、我們已經做了、或現在正做了。有許多困難是想不到的。那本地的居民、顯然受了那反對黨的影響、所以極端反對那電力局的建設。我以為他們檢直不明白電局的作用、所以我自己去到解釋一番、告訴他們說你們的河流、將來變成豐富的河流了、你們將工作、不要用從前那麼費力了、你們的屋子、都可以有電燈了。他們於是歡喜到了不得、並且打電給李寧、給 Zinoviev、和他們所能想出的人物、自此以後、不特沒有阻力發生、他們惟有一味幫助罷了。』

『我們現在的能力、大概都用在軍事上修理鐵道和馬路上去。現在那兒建築的鐵路有一  
1. 〇〇〇『華斯』Veron(俄維斯所用之里、計英三千五百尺。)長；我們又已經把那由  
Arzamas 到 Shikhan 的建元了。現今在那兒建築的大路、有一萬二千『華斯』長。又因為  
應付軍隊的需要、我們已經修補了、八千『華斯』的道路了。我們現在所築的鐵路、同各

國的差不多一樣。我們雖然用許多工夫、才能由此召集最好的軍隊、忽而這裏、忽而那裏、把那反對革命的打得七零八落。我們邊境上的軍隊、大都同那復古派開仗、這些復古派、最先得德人之助、現在又輪到你們了、羅馬尼亞人了、波蘭人了、現在有些縣中、還有德人居間幫助呢。那些軍隊一個月前在烏拉嶺線上開戰、一個月又在 Voronezh 的南方了、再休息一個月、又連忙追擊那撤退的德軍了。我們的軍隊、有許多是不大好的。他今天還去打、明天又想不去了。所有我們那些最好的軍隊、——大都是工人、——聞得這個消息、就要馬上從各方面出發。我們整天都為這一方面盡力、和建築新的道路、使他們更容易進行。可是我們所應做的東西太多了、如今却要辦這種破壞的東西！

『我們整天只聞戰事催逼聲。今天是我们這間屋子兩個月來才能把爐子燒上的第一天。我們從前當那降到零度以下的天氣、穿着外套和戴着皮帽子、在這裏做工。爲什麼？那木料已經寄給我們在途中將到了、我們忽然又要調軍北向。我們不得不要把那木頭通通拿下來、載上『赤軍』、一直向北方而去。這件事不能一刻緩的、所以我們雖在冰點以下仍要盡力去做。有許多我的助手。已經病了。有兩個昨天才移到他們家裏去、他們大概是染了

一種中風症、由於整天坐在一間沒有火爐的房子做工所致的。我的右手也因為這個緣故不能用了。』他把右手從袋裏伸出來、那些不能動的手指、澎漲得如樹根一般、真是難看之至。

說到這裏、恰有一個人來見 Pavlouitch。他站在我後邊的棹子旁邊、所以我看不見他、但是 Pavlouitch 很奇怪的瞧着我說道：『你認識他麼？我轉過來瞧了一瞧、原來 Sukhonov、——他是 Gorky 的朋友、從前 Nouaja Izn, 一個最聰明的作者。我就跳起來同他握了。』且問他道：『奇怪的很、難道你也變了「布爾札維克」嗎？』他笑道：『不是不是。但「我」在這裏做工的』。

Pavlouitch 也笑道：『他以為我們較別人為害少一點。你同他談一談、你便知道他有許多反許我們的話要說了』。

Sukhonov 是一個反對「布爾札維克」最利害的人、一年前我告訴他說、我知道他不久也同他們一塊兒做事了、當時他非常之怒。我把這段話說給 Pavlouitch 聽、他再笑起來。且說道：『從前 Sukhonov 請 Militun 向我說項、我應允了他、各事已經辦妥了、』“Payda”

報登載一篇通告，說他不久到我們這裏做工，他害了羞，所為寫了一封駁論。Mihum 非常之怒，叫我把這件事的真相登出來。我不肯，但在那天的日記寫道：「Svkhonov 今天來」。過三個月，他已經同我們一塊兒辦事了。有一天他對我說，他現在做的那本革命大日記，說得很好，可是對於我有特別不滿意的地方，我說「我於你却沒有什麼，我把我的日記給你看」，我遂找出那天的日記遞給他。他是一個忠直的人，所以不能不來。

他還接着前頭的說：——

你總能知道我們雖沒東西、阻碍不少、可是我們現在還能繼續戰爭、反抗那復古派的氣焰、要不是全體人民都有真正的革命精神、斷斷做不到這樣的。那復古派有錢、有軍械、有糧食、且有外邊的接濟和指導人。我們一點沒有、還能打敗他。你可知道那英人幫助水櫃給他們麼？你可曾聽見他們在一個地方、用毒氣之類、弄瞎了八百人的眼睛麼？然而我們還是贏了。為什麼？因為我們獲了他們的城池、就得了新的力量。他們奪了我們的、都是一點東西沒有、還要違反民意、硬把他那城築起壘來。

『要是你們能够訂了和約、又怎麼樣呢？』

我們要從那外國購買我們所不能做的東西。我們要百萬『華斯』的鐵軌。我們現在呢，要把一個地方的鐵軌，拿起來，移來別個地方去。我們要新的挖泥機，來弄好那些連河和河道。我們要挖掘機』。

『你們的外債還沒有償還，你怎麼能盼望他們賣這些東西給你們呢？』

『我們將來寧願退讓，把那原料給他們。杉木是償還債項的好東西。歐洲各國都要杉木。我們北方有很大的森林，可以償給他們。我們預備告訴他們說：『你建築這個，或是給我們那個，我們給你多少取杉木的權利。』

其他種種退讓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和一間外國商行商議由 Obi 到 Kowloon 建築一條鐵道。這是一件眼前的事實』。

『可是那個縣的地，有一部分還不在你們的手上』。

『要是我們能够做到和平，那是很容易安排的』。

說到這裏，我想起身告別了，他留住我，——他顯然完全不知道英國有大部分人看他和他的朋友，差不多是一種奇怪的鬼子，縱使沒有獸角和尾巴，也總不能算是人類，——他問道



：『要是我們和議定了，你想英國的工程師和靈敏的勞動家、肯來這兒幫助我們嗎？這兒工作怎麼多，他們肯代我們做，我們也必定盡力酬報他們的功勞。我們現在缺少靈敏的工人，正如缺乏火車頭一樣；英國社會黨之中，不乏這一類的人材，我相信他們必樂意來幫助我們的。但是設若他是一個好工程師，那不用說不問他是社會黨不是社會黨了』。

他的最後這一段貢獻，是很特色的。我真是不容易使那些『布爾札維克斯』知道那英人怎麼樣反對他們。他們也並不覺得怎麼反對英人的。我回飯店的時候，遇着一隊英國兵士，是在北疆被虜的，現在自由行動，沒有護送的人，領着他們一塊兒走了。

## 第十二章 行政委員會的開會

二月十七日、

我對於勞農革命的全般印象，姑無論俄國邊境還沒有停戰，已由內部競爭時代、而聚力於建設的進行了，那居住於新國家之下的平民，也由行政委員會會議、把一切的規則核定、——這個會議、並且把『非常委員會』的權限畫清。當未開會之先，我和 Peters 與 Krylenko 談了一會兒。那內部競爭的煩擾已經過去了。他們從前在黨內打得很利害。那『革命法

庭』的 Kryemko 和那『非常委員會』的 Peters 在那兒不過看着那官場的會議、不要給他們把新地位限制着了罷。Peters 說他爲這一件事不能去打獵。Kryemko 恨我不信 Lockhart 的奸謀、他們兩個也沒有露出那黨內反對那『非常委員會』對付反對革命者之專權而發生的猛烈競爭的痕跡、

開會時 Derzhinsky 登壇報告、——他是一個奇怪厭世的人、當他在波蘭京城坐監的時候、常常要把那穢水傾瀉、且主張除了自己之外、別人的細胞、都要洗淨、因爲他以爲一個人不要拿自己的罪惡、傳染給別人；在那起初革命的危險時候、他居然敢當一個最奇特的席位——就是『非常委員會』的會長。他那種正直而又有膽量的人格、在過去的十八月中、已經屢次表現出來了。當那社會革命左黨兵變的時候、他單身跑到變亂者的總部、自信能够把他們曉以道理、却被他們捉了、且想把他鎗斃、然而他那種勇氣、不爲少屈、所以那些兵士終歸把他釋放了。這個瘦的、高的、面孔生得非常奇怪的人、原來是一個不大好的演說家。他的眼睛瞧着天空、彷彿是對着有些看不見的人演說一樣。就是他很明白的東西、也不能連成句語、把他講出來、——忽而停止、忽而轉用別的話、且常常承認自己不能講完

那句話、所以在中間就停止了。

他把『非常委員會』的短史講出來、可是毫無精彩。他提及他從前要對付的各種難機、由彼得格勒的醉漢起、和壓止那在莫斯科協力的無政府黨、和各種罪案。以至於『恐慌』的時候止、——這個時候、不是那裏就是這裏、發生許多帶着武器的人、起來反抗那勞兵會這些行動、是由外國人和反對革命者所指使的。他以為這個時候的革命可算是經過很大的難關了。他們有奸細在勞兵會的機關辦事、等候向敵人聯為一氣、後來這些秘密竟被洩漏了。他們不想把各種機關完全破壞。

革命同反對革命者的競爭、又進到一個新階級了。他們不復同敵人明明白白開戰、他們不過對於各個人小心加以看守。當戰爭的時候、一個兵士在戰場上有把敵人殺掉、不用經過審判的權利、現在不能再援用了。現在的地位、已經到了和平、所以那些犯罪的人、必要經過法庭證明、看他是否犯罪才行。所以那『非常委員會』判罪的權利、現在移給別個機關；但是如果遇着未曾預知的情狀、那舊時的條件、也可以應用的。他們想恢復那委員會的權力、等到亂事平靜然後停止。譬如一個縣中有武裝反對革命的、就可以宣布那個地

方戒嚴、那『非常委員會』就可以行使他的職權了。不然他的職務、就是把那犯罪者、比方勞兵會的官吏、常常習慣了延遲、——（他說至此、舉堂闐然、這是他的演說第一回使人注意的地方）。我們就要把他們送給那『革命法庭』審判、要是他們的罪、已經證明、就拿他們到營中學習做工。他逐一把變更組織的議案念出來、和貢獻『革命法庭』組織的方法、調查的日期、不過一個月、調查清楚了、審判的日期、不過四十八小時。他講完這句話、就停止了、好像驟然截止一樣、人人看見Sverdlov 宣布別個人演說、才知道他這樣就是講完了

Krylenko 提議修正那『革命法庭』的職員復得爲『非常委員會』職員一案。他今晚演說、雖然很流利很清楚、可是沒有特別的藝術、同他前年在彼得格勒那次對羣衆有藝術意味的演說差得多了。我記得Shingarev 和 Koleshin 的謀殺案發現後、他演說主張立刻要實行階級競爭、和說明那種謀殺同殺一個不起的病人不同。他講到那兇手的時候、他裝成自己的兇手行近那病人的床邊、用手槍把那睡覺的人結果了。這自然是一種計謀、可是他這樣就令全體的人都受了他的催眠術、和感動起來了。他今晚的演說、對於法律上沒有這類的手

段、所以令人非常失望。

AVRANOV 是行政委員會的書記、生得身材高大、臉孔漆黑、毛髮聳時、——他起來反對 Kyvenko 的提議、以為縣中行特別戒嚴時、未必有如許工人在那兒辦理、所以這種法律是靠不住的。最後那修正案由講台上的人判決、然後都全體通過。

行政委員會、又通過抽收產業階級特別的議案。Kraevsky——財政主任——報告。有許多聽講的人承認這種賦稅是一件政治的謬誤。那位財政主任身材不高、屬於多血質的人、戴着一副黑眼鏡、打扮得像一個銀行家似的。他說那項賦稅的收集、不如他從前貢獻所預期的那種結果、換言之、就是沒有多大的成效。我聽聞他說那賦稅有兩層目的、和他所舉那失敗的理由、覺得很有趣味。那兩層目的是什麼？第一就是國幣的目的；這個目的、一半是想補助財政的缺乏、一半就是想由此收入紙幣、提高那『盧布』的價值。還有一個政治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想單是觸動那產業階級、且由此使鄉村的『苦利克斯』*Кривос*（守財虜、富戶、）不如從前那麼硬威說勢、并教那些貧窮的農夫、給他們懂得這回革命的意義、可惜那縣中的勞兵會、還脫不了少數富人的專制、他們把政府要叫他們納的賦稅均分

開、要全部的居民各出一份、這樣自然令那些窮的不高興得很。所以從前要打電到各縣去、重行申明這個告示的條件。要是那種賦稅照這樣抽法、就沒有什麼困難了。那一部分不能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從前預算的產業主、到了抽稅的時候、頓然減少。比方那從前的工廠主、他現在也做工了、變為工廠的工人了、不復給那種賦稅了。換句話說、那賦稅的失敗、就是革命的成功發展的証據、(這種具體的例証、參觀本書第七章所記的『叔父』便知。)Krestinsky 相信那革命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這類賦稅的繼續、不特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了。

### 第十三章 與李寧 Lenin 談話記

李寧 Wladimir Ilyitch Oulianov (Lenin) 的為人是一是怎麼樣、姑無論各人主觀上的批評如何、和他的敵人不承認他是一個現代最大的人物、我仍然大膽把他的談話寫出來、表白他的態度。

他說英國勞動運動中沒有真正的思想家。他說他記得從前在某種聚會中、曾聽過蕭伯納 Bernard Shaw 的演說。他說：『蕭伯納是一個好人、墜落 Fabians 會之中。』所以他有許多

還趕不上他的朋友的地方。他未嘗聽過那本『The Perfect Wagnerite』書，我把他的內容告訴他，他非常之高興。當時有一位插嘴說蕭氏是一個村夫。李寧說：『他在一個中等社會中或者算是一個中等的村夫；但是在一個革命中他們就不算他是村夫了。』

他問Sidney Webb（按蕭氏和這一位都是英國的所謂社會黨。）是否真正想做一個資本家。我說我確知道他不是如此的。他說：『他那種孜孜不倦的恆心，比他的腦力還多。他一定是一個很有智識的人。』

他以為英國不久就有革命發生了。我把我的抗議說出來，他恨不以為然。他說：『三個月前，我以為世界各國都要起來反對那在英國的復古中心。但是我現在不是那麼想了。要是那罷工擴大的消息是真的，他那兒的事情，比法國更進一步了。』

我指出許多地理上經濟上足以使英國的激烈革命的成功，走到極端的情形。並且把我對Bueharia（見本書第八章『一個革命的理論家』）所說的話——就是英國發生革命，很容易失敗，要是失敗了，於俄國是害多過於利的——說給他聽。他立刻就首肯；但是說：『這是很對的，可是你不能阻止一個革命……雖然Ramsey Macdonald將盡他最後五分鐘的能力。』

要是勞動家曉得罷工或是勞兵會的方法、他們沒有安分守己、寂然不動的。所以勞兵會不動則已、今已經開端了、所以遲早必有全盛的那一天。但是這種革命在英國更爲困難、是一定的。你們的那些大書記和大店主的階級、會反對他；除非等到那些勞動家破壞了他。所以俄羅斯真是這回大革命發難恰當的國了。然而我們現在對於農民的困難、還沒有完全經過的。』

我說他們在俄國所以能站着的理由、就是因爲他們能够有地方退守的。

他說：『對了。那遙遠的道路、就是救我們的所在。當那些德人本可以把我們吞了的時侯、他們却因爲這一點不上算、所以不敢前進、其實他很可能把我們破壞了、而且得協約國的感恩、肯同他講和、自己反得了勝仗、也可以的。英國要是發生革命、最難就是沒有地方可以退守。』

他關於勞兵會也說：『起首的時候、我以為這些必然或會成爲一種純粹的俄國式；但是我們現在很知道他們在各地雖有各地的名稱、却一定成爲各處革命的革命工具了。』

他表明一種意見、以爲若在英國他們會不許我把在俄國的真相披露出來。且說 *Politics* 大



佐在美國不肯講話、是一個好咧。他問及Robins說：『他現在還親愛勞兵政府麼？』我說：『是的、他好像一個運動家很羨慕逃走、却沒有那些膽量』似的。我引了Robins一句話說：『我不能反對我向坐過而剛生出來六個月的小孩。但是在美國如果有『布爾札維克』運動發生、我將拔出我的手鎗、隨時轟擊了』。李寧說：『對了、他是一個忠直的人、比許多人的眼光較遠些。我時常中意那個人』。他想起那小孩的意象、搖頭笑道：『那同小孩坐着的人、不知有幾千兆呢』。

他說他看見一張英國社會黨的報紙、把他自己的理論同一個美國人Daniel De Leon的相比較。他於是從Reinstein（他是De Leon在美國所設的黨的黨員）。借來De Leon的小冊子、念了一回、才知道De Leon早已經發表那俄人一樣的思想。他的理論以為應該以工業範圍、不應以地畝大小為模型、已經成為勞兵制度的原理了。他記得在一次萬國勞動會見過De Leon他是一個班白的老人、也不會演說、殊不能令人起一種印象、可是我們不能以面貌來看他了。他做那些小冊子的時候、還沒有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經驗。後來我看見李寧做的那共產黨新程序的草稿、引了De Leon幾句辭句、好像拿來紀念他似的。

說到外國現在講俄國的假話，他說他們不純是偽造，大多是顛倒是非罷了，我們注意這種事情，也非常之有趣，他舉他最近的一段故事來做比方說：『你可知道那件事的原始麼？我從前用電話向一個朋友賀年說道：「希望我們今年不復如去年犯那麼多愚蠢的事情罷！」！有人從旁邊聽見我的話，把他轉告別人。有一個報紙竟然宣布「李寧說我們現在幹愚蠢的事情」那段故事於是發生了』。

我常常覺得李寧是一個快樂的人。我從Kramin跑回家的時候，心裏想着，要找一個如他那樣才幹，且有同樣的快樂性質的，却想不出來。這個細小的、禿頭的、好辯論的人，把他所坐的椅子，忽然轉過來，說這一件事，忽然搖過去，說那一件事，有人來問這樣那樣、如何辦法，他立刻就給個回答，這種回答，想得那麼好，所以他左右的人，聽聞他的話，就如奉了命令一般，他所有的辯論，都是笑語可人，沒有一毫不安的神氣。我想那個理由，必定由於他是一個完全知道自己的人格上的價值的第一個首領了。他完全沒有個人的野心。他還相信自己在羣衆運動中，是一個馬克斯派，所以雖然沒有他，但是羣衆的運動仍然進行的。他不相信有人能够把現在不可避免的革命抵當住。據他的意見，設使俄人革

命失敗、也不過因為力量不足、暫時失敗罷了。所以他那裡超脫的自由、却沒有別一個偉大人物、能够比他還自由的。他不敢信他所說的東西、一定是對。這就是他有感覺的自由。他抱了這種哲學、所以不相信一個人的過錯、能弄壞了大眾。他自己雖然不是這些事情的原因、然而總算是一個代表者、他的名字、將和這回革命的歷史、永遠環繞着了。

## 第十四章 『公衆經濟最高會議』

二月二十日

我約定今天和『公衆經濟最高會議』的會長 Rvkov 財政主任 Kestinsky 談話。今天最爲不幸、我既覺得身體不安、且又沒有茶喝、還要等到四點鐘以後方有飯吃。我昨天祇得喝了一碟湯、一點魚片、今天又要空腹去同兩個重要的人物談話、我恐怕想收集的消息、必不及平時那麼多了。

清早起來、我駕了汽車、爽快的很、經過華人城、出了舊城門、去到 Mydait skaya 街、轉過右邊、到了那舊日『西伯利亞大飯店』的屋宇；這間飯店、我從前住過、可是非常討厭。那些從省中出來的商人、大多住在這裏、他們不怕昂貴、也不管那臭虫吃人。這裏

現在變爲『公衆經濟最高會議』的總部和辦事處管理生產和分配的事情是全國建設事業的中心。

那些論理家告訴我說、這個會議就是將來國家的中心組織。『勞兵會』不過爲革命的機關、將來戰勝內外的復古派之後、他在政治上、自然是不重要了。到那時候國家的最要職務、不是天天要抵抗敵人、而要發展他的經濟生命、增進他的生產、改良那組成國家的勞動家的物質情形。所有這些都是『公衆最高經濟會議』的職務、所以他將來比較那爲革命而不爲建設來組織的勞兵會重要得多了。

現今把這個會議的組織寫下來、恐怕也值得的。這個會議在如今算是『全俄行政委員會中央機關』的經濟科、他也負『平民會議』的責任。他管理一切生產和分配。他報告國家的各種經費預算、且同財政科和國家管理局生連帶的關係、一同辦理各種公衆經濟的財政。他的會員總共有六十九個、其組織如下——『全俄行政委員會』代表十人、『全俄工業出產聯合會』三十人、『十縣公衆經濟會議』二十人、『全俄勞動家協會』二人、其餘『糧食科』『交通科』『工科』『農科』『財政科』『商工業科』和『內務科』各占一人。每個月最少

開全體會議一次。會中辦事的人一共有九個、其中八個是由會裏選來的、至於那位議長、是由『全俄行政委員會中央機關』選出、且得稱爲『平民的總長』

我同這位總長 Rykov 談了許久、但是他口如懸河、滔滔不絕、使我無異於聽他演說一般。我有時迫不得已然後從中硬插一條問題下去、可是他的聲浪很微、我幾乎聽不出他所說的是什麼。

我所講的有一部分就是我剛才所寫出來的那些；但是他除了說及那個會議的一般目的之外、還說及俄國現在的經濟狀況。在那個時候、俄國工業因爲沒有燃料、所以非常危險。燃料缺乏的原因、一半是因爲那 Czechs 和那『復古派』——他利用那 Czechs 來保護自己的機關、——占了在 Urals 的煤礦；一半是因爲德人占領了 Ukraine 和 Krashov、把勞兵政府同 Donetz 的煤場的交通斷絕、——雖然從前彼得格勒要向英國購煤、但是他那煤場爲供給燃料的總源。現在同 Ukraine 媾和、恐怕不久就恢復原狀了。

自 Brest 和約成立後、他們想設法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不要受遠道燃料的影響。他說及他們想利用水力來供給彼得格勒工廠的電力、已經在進行中、現在他們也爲莫斯科策畫同

樣的電力、這種電力、不藉水汽、而要用草皮爲燃料。

我問他們怎樣得機器。他說他們想從外國購買、但是現在雖然做不到、却不能延遲、因爲他們還可以用那些舊的。設使和約講妥了、他們還想往外國購些『平臥水車』、給彼得格勒的工廠使用。若是和約不能訂妥、他們就使造得不好、也要自己製造了。『那是俄國受了封鎖想不到的好結果。他倚賴外國的進口貨、也減輕了』。他舉鹹爲例。他們因爲急需鹹用、所以因此發生了一種新工業、他的來源、不特可以供給俄羅斯全國、若是全世界要用、也够供給的。

我問他們關於莫斯科電力最近的計畫如何。他說莫斯科左近沒有水力可以利用的、惟有那些很大的草皮容置場、可以用作燃料。他們想不要給那城中的電火停止、所以從那Povodunk工廠、把機器移到城中去。等到這件事已經辦好、就可以應莫斯科的急需了。

我說：『你們那種計畫自然是有個目的的、一來呢、你們可以由此不必倚靠那遠道的燃料；二來呢、也可以減輕運輸的困難呵』。

他說：『是的、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令各種事業也不能進行的、就是第二個原因。運

輸問題、我們非等外國的助力是不能够解決。所以我們要把自己的天然利源開發。我們現在預備開那近着莫斯科的煤礦、這裏的煤、不如那Donetz的好、從前Donetz的主人、想保全自己的壟斷起見、所以把這個煤場隱匿着呢。

我們正談得高興、那位書記Берг君來了。我問他那勞兵會的洋火怎麼樣、可有進步麼？他說那些商標已經印刷、第一份不久就預備好了。他們將依那『片子制度』分配。他計算每盒賣十二個『高壁』就可以了。我在Bijostrov所買的平常洋火、要一個『盧布』一盒、在這裏還要一個半『盧布』呢。

## 第十五章 財政

別了Rykov之後、我就去找那位財政主任Kreshinsky。

他是一個奇怪的細小的樂天派、昨天我在行政委員會才聽見他對於『特別賦稅』的報告。我在華人城的Mynka街遇見他。我告訴他我不相信他們有意還債。他笑道：『我們希望外國的革命、不久起來、他們必反對退還外債、那麼也可以恕過我們了。要是不然、我們將來是要還的、且也預備還、和能還了。他們要原料還比金錢要緊、我們也肯稍爲退讓、』

把這些東西給他們作抵的。」他這種答案、我早已經料中了。

我自己既不是經濟學者、又不是理論的社會黨、我只把一個英國人——他既是一個經濟學者、也是一個社會黨、——在瑞典京城所告訴我的話對他說一說。那些話就是：——俄國勞兵政府既受了歐洲財政的封頂、所以他的經濟和財政、不能不要孤立。

他說：『如果價格和工資增高、不管天天要求增發紙幣、那是一定的。但是我們不得已才整天印刷紙幣、現在用一個新法子、這種情形、不久就要停止了。我們的邊境上、錢幣已不能為交換的媒介、正如我們同外國交易、只須貨物交換、不必用錢一般。勞動者漸漸就接受別種東西、這些東西、若是能用的、不要錢也可以行的。譬如屋宇、電火、熱力、都歸國有、將來把這些東西來供給勞動者的需要、不必用錢、是很容易的、現在不過正是起首罷了。那最大的困難、不用說就是糧食的供給、這些東西、全靠我們把城中的貨物、同鄉村的那些交換。要是我們能够把工業的生產品、供給他們、他們自然把糧食還給我們了。你很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和更生、全靠那錢幣價值的跌低（其結果就要印刷許多紙幣）。和我們不用錢亦可以行的才能。這不用說是廣義的意見、我想你必不至誤會我們不久就



想把金錢制度完全推翻的、我不過想把我們經濟命運所倚賴的兩種趨勢、告訴你罷。』

他所說關於『特別賦稅』的話、我在行政會已經聽過、所以我現在不必重寫一回了。但是他還有些話、與這件事有連帶關係的、他說資本主義和謀利主義真是不容易掃除。自革命以來、又發生一種『新的中等社會』這些人就是把短少的糧食生產、以高價賣出去。他們不特不能驅除這些謀利的人、也不能向他們抽稅、因為他們全是秘密發售、所以他們究竟是誰、也難找得出來的。

他們又不把錢寄存銀行、我們雖然設法想由『家屋理事會』叫他們把錢拿出來、可是那理事會也不能偵探他們的。去年夏天 Sokolnikov 提議印刷新紙幣、把舊紙幣通通收還、如果過期不換、就算無效；自這個法子實行後、他們就不得不把『悖入』的孽錢、吐了出來。他說：『我們自然先把些錢落散給我們的朋友親戚、叫他們先來交換新的、如此才能把他們的錢、也騙了出來。但是我們仍要把謀利的人一概掃清、所以遲不了許久、就有第二次換錢的方法出現。』

第一次交換的時候、曾印了一百五十億新紙幣；但是他們以為要印二百億方才够用。

我問他那新幣可比舊的好看些麼？他說：也不見得好看；但是第二次和最後的交換、都用紙幣、他們並且希望這種紙幣永遠通用的。他們不想令那第一次交換的紙幣流行到外國去、但是那第二次的呢、他們要強迫通用、且盼望他能够一律通行。他又笑說、那『世界的平民、聯合呀！』的幾個字、也將譯爲八種文字、刻在紙幣上頭。那紙幣的外觀、和他能否令人信用、是一件最要緊的問題、因爲俄國的農人、完全以此來評論他的價值的。

我告訴他、那『特別賦稅』在鄉村中因反對生出許多錯誤、這種錯誤、（有些共產黨、也對我說過。）令他們在政治上損失甚大、那種賦稅也够不上賠補。并且向他道：『你那種交換、不須很困難的麼？你要冒這種險、使那些復古派得所藉口、來反對你們麼？』

他說：他們如果不覺得政治的能力、足以推行他的政策、他們一定不幹。要是到鄉中把抽收特別賦稅的理由、正當說明、也決沒有可怕；因爲這個計畫、不過使那少數的富人恐慌、于大多數的貧人、却沒有一點關係的。要是那反對革命的人、也想照樣試行、那就糟了、因爲他們不辨貧富。要是 Kojchak 和 Company 推倒我們、用他們的錢幣代了我們的、那就一齊影響到富和貧、少數和多數去了。除非他們有許多別種原因、使他們的地位非

常堅固、才能把我們的錢幣掃清、不要受那全國大多數人的猛烈之反對。

我向他說：他們要把『世界的平民、聯合呀！』印在紙幣上頭、是不是想令那反僅革命的人、忍不住那錢幣上也有這種討厭的句語、不得不同你們死力戰爭、你們豈不是以此自速其滅亡麼？

他笑、並且說那反對革命的、似乎沒有這樣的能力、除非外國的侵凌、但是從政治上來觀察、這種侵凌、他以為是做不到的。

## 第十六章 新生命

二月二十一日

我往藝術劇院看演 Chetkov 做的 Uncle Vanya 戲劇。這個劇院僅容二百人左右、那戲場不用說是滿座了。我們很難分別聽戲的人、在未革命以前。是屬於那一種階級。由此可見得那革命在社會上、是怎麼樣澈底了。我看見幾個『赤色軍隊』的少年軍官那種靈敏的狀態、尤其感動。當我們等候開幕的時候、我心裏想着那平民的精神、態度、怎麼樣有這樣的轉變。一年以前、我們正如住在一個火山似的、恐怕我們未能習慣那新生命之先、

他已經爆發起來、把我們一塊兒掃清了。現在那革命的危險、却在相去千里的邊境之外。而在中心點的莫斯科、那革命已經成爲事實了。一切平民也不復疑惑那政府何時才失敗。他們已經安居於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之中了。他們的快樂、不像那往斷頭臺的人在道旁摘花一樣了。他們的快樂、只在平常的生活中。

那個戲劇描寫一個小村庄的中等人家、是很著名的。一個貧窮的地主、積聚金錢、給一個在城中的哥哥使用。後來才知道那個兄弟、不配把他的錢犧牲；一個醫生有山林癖、整天夢想未來；那個老的假扮天才的人的少年妻子；他的姊妹；他的尊敬的母親；那個老的奶娘；所有這些人物、各走各的道路、到底却要互相牽累。Челов 譏笑我們的位置、不過是一種虛僞的、無希望的、完全想找一個好的地方、發表那無發表的價值的私心、所以到底仍是失敗。

今日所演的戲、好像數年前的生活一樣。現在沒有此種生活了。那個戲劇所做的、也變爲歷史上的事物了。俄國的平民不復再有這種私人的生活了。這樣的人、也不能再生存了。他們有許多滾入革命潮中去做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工夫了。有些不大慈和的、却被摧殘和打

倒了。那革命對於有些人是困苦的、對於有些人是供給新生命的。他已經洗清那專制的舊生命、必要再經過若干時、那些平民才生出那舊日不快樂的感想。

那 “Uncle Vanya,” 的事情、同今日的俄國所見的、相去很遠、不如我前一個星期所看的那 “Samson and Deliah,” 把人人所看見的革命事實、描寫出來、較爲親切。要是我真正知道那革命是成立的、要是我真正知道 Chekhov 的戲劇、是有歷史趣味的、那麼我也真正知道 Chekhov 的高才、能把舊生命和新生命的過渡描寫出來、其感動今日革命的聽者同感動數年前的聽者、是一樣了。當我踏雪回家的時候、我想這是舊生命麼？若然、多謝上帝罷、他已經過去了。

## 第十七章 織造局

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早晨我駕車到織造局的總機關去、這個機關是在 Varvatskaya 的廣場裏頭的。他的局長就是 Zosin、這位局長是一個很有能幹很有毅力的俄國人、生得身材偉大、頭髮濃密。他把俄羅斯的織造工業改造過的情形說給我聽。他又把裏頭的印刷品、一一送給我、使我

能够知道詳細的消息。

這個『織造總局』是俄國經濟生命的中心；因為他們城市同鄉村交換貨物以織物為最要的原料、所以這個局的成功與失敗、牽動城市的成功與失敗。織造工業在俄國全般工業之中、無論如何總占一個最要緊的位置。歐戰未開以前做工的人有五十萬人、*Novin* 說「姑無論戰爭和革命的影響、現在做工的還要四十萬人。這四十萬人都是有錢分受的」但是有許多工廠、因為燃料和原料缺乏。所以都停止了。

所有一切大工廠、都歸為國有。從前的工廠、分散於各處、却歸一個機關管理；那些原料在這一間製造局、又移到那一間、行分工互助的方法。自收歸國有之後、就把許多工廠聚在一處、所以製造一件貨物、不必遠送幾處地方、就可以完成、因此省了許多運輸的麻煩。現在這樣的工廠總共有二十三團、平常則約有五十團。

從前有數間商行、互相競賽、尤其以那『華人城』（莫斯科之一區）中、最多各種織物的商店。這種競爭的商行、現在一概聚在『織造總局』、且由他管理。那管理工人的責任都由專門的經驗家擔負。（參閱本書第二十二章）工廠中時常舉出代表、開會討論各種問

題。Noren 相信聯合工人的代表、和被委的專門家代表的會議制度、是不錯的。

國有制度、把所有的出產、都定了一個標準。從前同一樣的原料因為商業競爭的緣故所以造爲種種式樣、變化無窮。那無用的變化、現在不用了。他在出產上的結果、較爲經濟。

我問及他們關於原料的困難情形。他說他們已不能從美國購買東西、而當Orenburg的織道、被『哥薩克』兵截斷的時候、他們連『土耳其斯沮』的棉料也運不來了。他們去年秋天計算過那所存留的原料還可以用到臘月、現在他們知道可以够用到三月以後了。這種工業、受了歐洲封鎖的影響、正如別種貨物一樣、能令俄人脫離了倚賴進口貨物的習慣。他們有許多的麻從前是運出口的、他告訴我他們想把麻和棉合起來在棉機上織造、並問我曉得這樣行不行。這個局中、有教授二人、是兄弟行、叫做 Chinin 考察這一件事、他們研究的結果、卒能把麻和棉混合織造、試驗出每百分之中竟然可以用七十五分麻。那些舊機器、也可以拿來應用了。

（遲幾天該局有兩個少年專門家、拿了一件這樣做的乾淨貨樣送給我、叫我從英國回去

的時候，找一點這類的貨品帶去。他們不是『布爾札維克斯』也毫無政治上的習氣。他們對於織造局的進行，甚爲樂觀，並且說他們提倡發明的心志，比從前好得多了。但是他們對於經濟的地位很是悲觀。我不能令他們明白俄國爲什麼受了封鎖，和我或者不能從英國帶專門技藝的圖書給他們的原故）。

Золотой 說西方的麻業，將受俄國封鎖的影響，而俄國經過許多時候，還不要靠其他諸國、獨立進行，這話似乎略爲誇大了，論到羊毛呢，他們不難同 Ukraine 的工廠，復爲聯合、那絲業將在 Astrakhan 縣舉行，因爲那兒的氣候、特別適當的。

我問及那些從前織業製造家的命運、現在如何。他說他們許多人雖然跑到外國去了，但是也有許多還在那國家化的工廠做工。那班工程師在革命初期頗爲盡力，現在通通都回來了，那些少年工程師知道如今工業界開一個新紀元繼續改良是必要的，因此不久就有許多東西、創造出來了。除了那人人都受他的影響的糧食問題不論外，那工人在社會上的位置已經增高了。所以他們最近的困難、就是難得許多適宜的屋子、分給那些工人們居住。那些資本家和製造家都把勞動家關在兵房裏。現在就不然了、那些工人要住好一點的房子



而我們也把好房子給他們住。他們之中、有許多遷到那些業主和製造家的舊屋去；但是自然够不上分派、然而我們却有許多計畫、建設些鄉村和花園的城市、以便他們居住呢」。

我問他對於俄國現在所最需要外國的東西的意見如何。他說從那織造工業看起來、最要緊的就是機器了。我又問俄國的工業怎麼樣才能够有進步、這一條問題我已經問過許多人了。他的答語也同各人一樣說：『我們的工廠、所以有停止的緣故、就是因為沒有燃料；譬如我們在Sibirsk也有許多原料、却没有法子運到莫斯科來、要是有多些火車頭、那麼一切工業、自然有起色了』。

## 第十八章 農談

下午我遇見那位農部主任 Stolpa。他說他們的敵人因為想借題攻擊、所以把那均田政策誤會了。他們沒有立意用強迫那些農夫把自己的私產拿了出來的笨伯手段。無論如何、社會成立、決不由於強迫、他們的政策、不過是傳播共產工作觀念的表現方法罷了。他們最大的任務、就是提高俄國農業的本位、這種本位、在舊制度之下、是非常低下的、他們在好幾個地方、根據共產制度、用最新的可能方法、把各事情弄好、他們希望立刻、就做兩

件事：（一）教訓農人、使他們澈底知道共產的勞動的利益。（二）給他們看見現在做出來的生產品比從前做的能够多些。『在別方面、我們正在盡我們的所能、給那些小農家以直接的幫助。我們已經召集全國所有的農業專門家。我們印刷許多淺白的小冊子、說明耕種的新方法。』

（我見過許多這種小冊子、如關於林木的、蕃薯的、草皮的、禾稻的、等等；此外還有該部出版農學雜誌、都車載斗量的送到鄉間去。）

我告訴 Serdets 我聽說那些農人不肯種多過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他說在反面看來、據最近的報告、他們希望今年的種地、比往年會增大起來、他們同丹墨訂購而已經交了錢的穀種、要是有了、他們的種地、更加擴大了。我又把我問 *Novik* 以他們所最需要什麼東西的問題問他。他答道：『曳引機』。

## 第十九章 外國商業和打仗的軍火

二月二十五日

我和那位工商部主任兼軍需委員會的會長 *Kaslin* 在『京都飯店』談話。他從前反對『十

一月革命』、但是去年看見各事辦理得太不好、他從瑞典京城回到俄國來、以為除了扶助他之外、沒有別法。他是一個工程師、年紀略老、很像一個歐人。我們首先談及俄國關於外國商業的計畫。他說所有外國的商業、都集中在那國家的手裏、所以他將來買東西的時候、自己便是買客。我問他比方他們買東西的時候怎麼樣、他們是否希望同他們交易的各國、組織委員會、凡賣東西給他們的、都由此會經手。他說：『我們固然盼望有此、但是這祇能在社會黨的國家可以實行罷。若照現在看、各國縱然設立此種組織、對於我們是沒有益可說的。我們現在還不如同那個資本家交易好。比方英國組織一個委員會、把國內的貿易都壟斷起來、他們就會抬高價錢、來反對我們了、因為我們不能任意向那些商店、揀那最便宜的然後購買的。況且我們是社會黨、自然不願再幫助那些英國的製造主。』

他承認交通機關未修好之前、什麼大幫的外國通商是不行的。俄國提議把他所出產最豐富的原料蘇唎、杉唎、付給外國、但是這些東西也要等到交通機關修妥之後、才能運到海岸各商埠去的。這件事在外國人為自己的利益計、應該幫助他們進行。他又說他們自己不要外國的幫助、總能把交通機關恢復原狀、不要使一般人民受餓；但是想立刻回復到原來

的情形、那非外力幫助不可。

我們又談到軍器的問題。我告訴他說、他們和西方隔絕、仍然做得很好、我是想不到的。他說他們有許多軍火、可供長期戰爭的使用。俄國現在的戰爭、大砲是用不着的、他們製造些新的輕砲、又把舊的修好。他們不必掛慮那三寸口的砲彈、因為前朝留存的那些、可以够他們數年的使用。他們也有許多炸藥。他們製造火藥。自從八月那軍需供給委員會成立後、所製出來的長鎗、已經三倍於前。他以為就現在來說、總可以再打一年了。

## 第二十章 「般尼」的代表

般尼 Bone 萬國勞動會想派一隊調查員到俄國來、我已忘記這種消息在莫斯科發見的確當日子了；但是二月二十日來訪我的人、都談及此事；且由那天起歡迎該會代表的問題、也成爲各人辯論的最要問題了。Chichen立刻給「般尼會議」一個回答說：「雖然他們不以『般尼會議』是社會黨或能代表勞動階級的、但是他們仍允准他們的調查員到俄國來、且給他們知道國內各種事情的機會」。

這個答覆令那「孟札維克斯」非常之不高興、因爲他們以爲這樣答覆、是無異於同那「般

尼』的黨會表同情一樣。他們說「Kautsky不是社會黨麼？那反對的答道：『那Kautsky所主持的政府、把Kotek關在監中』。至於就我自己個人而論、我覺得有許多共產黨也不滿意那個答覆。那覆書發出去之後、才有人開會討論、那些共產黨自己對於書的意義、也各有不同的意見。有一黨以為這是趨向和平的第一步。其他則以為這是克里孟梭Clemenceau的詭謀、使歐洲的社會黨、都不滿意『布爾札維克』、然後聯合各國、徐圖干涉。兩黨以為協約政策都存心來幹這一件事、却都錯了。英法兩國想法派代表來、都被辭却、這一件事在莫斯科毫無所知、等到我離俄後、才聽見有些消息；但是那時發生的事情、也非常之多。我想莫斯科的第三次萬國勞動會、就是想預防『般尼』會議的調查員到俄國訪查後所發生的不良結果而設立的。

Aivinov 說他以為『般尼』所遣來的代表、是很危險的。他可惜自己不能使李寧或Chicherin曉得這種代表不是預備和平、祇是預備對敵而來的。『自從開戰以來、兩個勞動會競爭得非常猛烈、一個信革命、一個則否。這回的代表之中、也有反對革命的。Chicherin應該叫那社會革命左黨也派人來。但是他說一點鐘之內、『般尼』就有電報回復了。這裏

一般妄人、以爲這些代表到來與媾和有些關係。原來一點沒有。他們反對革命、在所不免反對我們；那些中等社會政府、將必執我們反對他們所謂社會黨的言論爲口實。比方 Henderson (這一位起先的時候、代表名中、也有他在內、後來以 Mac Donald 代了他)。將來祇看我們的平民受俄與否。他也不想這是我們不得已的情形。Kautsky 似乎不及他那麼危險、因爲他總能考察一下的』。Reinstein 記得李寧同 Kowtsky 的私交很是不好、李寧在某書之中、以爲這個人是一奸細。所以那代表中可以算爲誠實的人、只有一個 Lonfunet。

那共產黨決議不要用什麼特別的典禮、來歡迎那些代表。那『孟扎維克斯』立刻就預備用隆禮來歡迎他們、並且以爲他們是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有許多共產黨很鄙視他們這種妾婦的行爲。有些預備一間房子給『般尼』的代表居住、且預備說明兩次萬國勞動會不同的所在、那舊的萬國勞動會、他們以爲自歐戰開始、已經破產、所以現在那新的應該同已往的沒有一點關係。

## 第二十一章 行政委員會與反對黨

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下午我到行政委員會去，不幸到得太遲，只能聽見 Rykov 對於經濟狀況報告的末尾。他說商量建築 *Orl-Kotlas* 鐵道事，可望成功，這一件辦好之後，又有別樣還要商議。他說他在俄國不要資本主義，但是他們要那些資本所能交換的東西。這些解釋自然是對於那些批評勞兵政府說他是預備買了俄國與那『英歐帝國派的匪盜』的反對者而發了。他還說無論如何退讓，决不使勞兵政府的國際地位受了影響，不使勞動家受了虧折。他們所要的是鐵道、火車頭、和機器，他們國內的自然富源，總可以够支給，不使國家稍受損傷，也不退讓內部改造進行次序的一寸。

繼他演的是 *Krestinsky*。他說現在用各科主任的名義，把那舊時代甚麼部總長的老名稱改變了。那公衆經濟會議，組織全國的一般生產和消費，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主義者的國家，所以他是一個完全的新機關，爲將來的擺渡。

其次的兩個演說，很足以證明革命中的一個最大的困難。*Nasim* (參看第十九章) 批評那個會議，說他尚不確信革命的穩固。他說他們還怕那資本主義復活起來。他們不應該不敢盡量用那些在帝國治下曾做過工的專門家。他相信除了用專門的智識，開發國家的利源

之外、生產的限度、是不能够增加的、想救他們的災厄、他惟有增進生產是一條生路。

繼他演說的是 Glebov。他的意見適和前一位相反、但是對於改組工業的態度、却是一樣。有許多反對托羅斯基用舊軍隊的軍官、來改組新的、都抱這個態度：他們相信所有前任舊皇家會服務的人、現在還為革命的敵人、所以用了他們、是無異於種下禍患的根苗一樣。Glebov 是一個工聯的代表、他的演說足以表明那『非政治』的暗潮、很足以搖動『布爾札維克』的地位、且將來一定會同那反對革命者所設立的中等社會和政府相決鬥。

關於經濟地位的議案、最後由全體通過、其中有一端說：『要設法同外國交換貨物、生經濟上的平等關係、和用外國的生產力、發展勞兵共和未開發的天然利源』。我們稍為注意他們裏頭互相反對的意見、他覺很有趣的。有的說叫做『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決不肯同外國的資本講退讓、有的說、必要同那些得協約國助力的細小政府講和、停止內爭才對。譬如在有一號『印刷者雜誌』中、他反對『布爾札維克』那樣對待由『被尼』派來的代表、又攻擊 Chicherin 預備同各國講和。

開會秩序中的第二件事、就是決定對於社會革命右黨悔過應該採取的態度。Kamenev 的



演說、非常之好；他一層一層的解析明白、且合於經濟學的道理。那社會革命右黨有三句口號：『與協約國戰爭和媾約』、『與中等社會聯盟』。和『憲法會議』。一年來他們都因為這三端同勞兵政府公然反對。他們已經在戰場中打敗了。他們承認這三句口號沒用了。什麼『與協約國戰爭和媾約、不特不能救回革命、終至使外國人佔領自己的邊界、他們現在預備幫助把這些外力擊退了。什麼『與中等社會聯盟』、到底不過使那些中等社會由武力而實行他們的專權。什麼『憲法會議』、已經被人證明他是那些革命的公敵、預備他們的力量詭謀、幹他們的不正當勾當罷了。

他把那社會革命右黨的宣言讀出來、說勞兵政府是反對中等社會專政、和召集他們的軍隊、推翻在西伯利亞或各地方篡權的政府的唯一能力。這個悔罪書雖然來得遲些、有人不承認他。他最後說『行政委員會應該記得他不是一個同別黨較計關係的政黨、他是一個政府的機關、應該想到國家對於一個在俄國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候、却幫助俄國的敵人的黨、應該採取怎麼態度。現今在這困難的轉關、所有一切誠願幫助俄國勞動界的人、都有使他們有奮鬥的權利的地位。所以應該準那社會革命黨在事實上證明他們反悔的忠誠。那個議

案、把他們悔過的言語、再說一次、又把那會員的名字、說出來、且將六月十四號的決議撤消、（這個決議、是因為那些社會革命右黨有反對革命的趨勢、所以把他們驅逐出行政委員會之外。）以後所有該黨各團體近來刊佈過宣言書的、都有在勞兵會辦事的權利、并且通告共和國的司法和管理機關、不要拿那已經悔過的社會革命右黨黨員。那個議案於是通過、既沒人反對、也沒有什麼高興的狀況。

隨後 Avarezi、讀那關於『孟札維克』報『永遠向前』“*Vsegda Vpered*”的告示、（反對『永遠向前』報的人、同也起一個名字叫做『永遠向後』。）那議案說姑無論『孟札維克斯』應允幫助勞兵政府、但是他常常搗亂、結果唯有把那些軍隊弄弱罷了。他們從一篇文章叫做『停止內爭』中、舉出一個例子、這篇文章、說戰爭的費用太大、有許多糧食、都運到軍中去。他們根據這個理由、要來停止內爭。那個委員會以為『孟札維克』拿糧食困難的問題煽惑人心。這種食困難一半是因為西伯利亞、烏蘇里山、烏拉瓜 *Voggs* 各縣和莫斯科隔絕的緣故。這些地方所以隔絕、也因為那些『孟札維克斯』同那些『白色衛隊』的阻力所致、所以他們自己也要負一半責任的。他們指出俄羅斯是好像一個營盤、四面都有

敵人圍困着。

他們指出勞兵政府寧願少爲退讓、使那些帝國派的國家、不要擾亂他們、但是總沒得他們的回答。從這各方面來看、所以要求停止內爭、是無異於使那些勞動階級和可憐的農人、在盜匪的面前、和四面前來的劊子手的中間、把軍裝卸去罷了。質言之、這是一種最大的國家罪惡、——謀害那農工人的國家。那個委員會以爲無論對於勞兵政府各部有何種的批評、都很歡迎的。但是不准使那農工人的『赤衛隊』的後陣受了無限制的擾亂、因爲這種擾亂、只有使那勞兵俄羅斯在敵人的面前、生出軟弱的結果的、所以應該暫時不准『永遠前進』報出版、等到那『孟札維克斯』在事實上真正預備保護和扶助那革命爲止。同時那委員會忠告那『孟札維克斯』說、如果他們仍然繼續反對革命的進行、勞兵政府就不得不驅逐他們出境了。在場的人、聽說這句結論、大家都撲的一聲笑起來、遂散會。

## 第二十二章 勞動科

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早晨我去到那勞動科看那位主任Schmidt。他是一個很整潔很靈敏的人。他管理的勞

動科不但是很乾淨、并且很有條理、同那外交科毫無方法的差得遠了。我告訴他我想聽聽他對於『孟札維克斯』和那極端派對於左黨不滿的答辯。這兩派說勞動家管理已成為紙上的具文、那工聯不久竟起來反對那國家組織了。

Schmidt 答道：『那些謔言、最有擾亂人心的能力、但尤其以那什麼工聯、為最可笑。我們這個勞動科是真正工人的中心、由各種聯合會直接管理的。我是由那工聯的普通會議直接選出來的。我們本科辦事的重要人員、一共有九個、其中五個是由工聯的普通會議舉出來、四個是由平民科的會議選出來的、所以這個聯合議決關於工人的問題最多。所有這九個人、都由那代表全國的平民科會議決定的、至於那個主任、是由全俄行政委員會決定的。』

工人自己管理、從前也曾試過、但是立刻就發生許多背謬的事情、所以不久就變更過了。那些工人有時在某特別工廠、祇顧及自己的私利、如此必至損及社會全體、將來更損及自己。那更變的情形、是因人民生活而更變、非受外境的壓制而更變、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們以為工廠不是個人的私產、工廠是屬於全體工人的、所以全體工人、皆有管理

他的責任。這種推理的結果、使那些工人常常有不信任那專門技術家的計畫。所以一個國有的工廠管理經濟的會議、以工人代表、書記團、高等技師、和商團、工廠管理、（此是由國家工廠的中央管理局委任的。）本地工聯的代表、公衆經濟會議、本地勞兵會和那工廠內的工業會的特別工業代表、以至工人協助會、該縣中的勞兵會代表等、組織之。在這個會議中、不過半數可以爲該廠工人和書記團的代表、這個會議、算是那個工廠的內部中心、辦理一切關於物質上道德上的事情。若是關於專門性質的問題、他祇有勸告的權利罷了。

我未見 Schmidt 的前一晚、那細小的 Finberg 到我的房中圍棋、他心裏非常之不鎮靜、因爲他剛由那個會議中出來。（那個會議是書記、帶手、和司員的聯合。）他是其中的一個人、其中有大半極端攻擊這個特別問題、其後且有大部分反對那『布爾札維克斯。Finberg 說那不滿意的根本原因、就在糧食的缺乏；但是那批評的發生、第一就是反對那二月四日對於列強通告的退讓、他們以爲這種退讓、無異於投降那外國的資本主義、和在俄國結合一個資本家的中心。第二就是那些共產黨自己改變那工人的管理、不常用國家資本主義

代了社會主義。

我把這個聯合對 Schmidt 說了，並且叫他說明他們爲什麼有這種反對的態度。他笑道：『第一呢，那個聯合完全不是工業的聯合。其中會員的利益，也適和那些工人相反。第二呢，他裏頭有許多從前的司員，當十一月革命的時候，從各部中携去銀兩不少。他們以後回來，一致反對革命，所以現在同我們還不相能，你看見他們前晚所反對的事了，那些事本來和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其餘的不問可知。他們知道要是現在罷起工來。他們不過令我們生厭罷了。要是你想知道那工聯的態度，你應該看那工聯的議會，他完全幫助我們的。他們澈底知道凡關於工人的問題，工聯都有一份辦理的責任。我不已經告訴過你嗎？那個工聯送一大部份人來管理這勞動科的事情。那三個最緊要的股——保護勞動股、分配工作股、制定工值股，——完全是由那工聯管理的。』

『政治對於你們勞動能發生什麼影響呢？』

『不。政治同我們沒有關係，因爲我們直接由工聯管理，不是被政黨管理的，有許多『孟札維克』馬克斯派也在這裏做工。但是如果有人反對革命，我們就不準他在此，因爲他

不特不幫助我們、還要反對我們的。』

我問他那工聯在勞兵會組織中、將來能否消滅。他以為不能。在反面看、他們自革命以來、還天天慢慢地生長。他告訴我、他們裏頭曾有一個大變更。工聯已經同工業聯合合併、這樣所以防止各獨立工業團的爭競。那製鍋匠和鐵匠不復各為聯合、現在合併成為鐵器匠的聯合。這個統一就發生變更和改革的效果。譬如增加工值、同時已成爲全國一致的事實了。生活費隨全國各地各有不同。所以工值增加、要是絕對同一、對於有些地方的工人是很不公平道、對於有些反受虧損了。所以增加工價、要按住生活費而爲比例。莫斯科以一百爲標準、當莫斯科工值有增加時、別的縣也隨這個標準而爲比例的增加。有一個這樣的表、已經做好了。由這個表說、莫斯科一百、同他比較起來、彼得格勒就要一百二十。

Voronezh 或 Kursk 就是七十等等。

我們談到共產黨的新黨綱、這個新黨綱的草稿、曾登在報紙上供人討論、他對於該章關於勞動的一部、頗有貢獻。他說他想那個黨綱還要把別種目的加進去。譬如生產上要多用機械、而尤以那不潔淨的工作、應該用機械代人工；那衛生事務、他應該增進；那有害於

衛生的工作、時間、也應該減少；小孩和婦人做那粗工、也應該禁止；婦人於生育前後八個星期、應該不準工作；過期的工作、也應該禁止等等。『我們現在比從前的黨綱已更進一步得多了、而現在的黨綱、又前進一步了。俄羅斯是所有工人在一年之中有十四天假期、和那工人有危險的不衛生的工作、有一個月假期的第一個國呢。』

我說：『是的、但是你知道一條法律由通過而實現、要很長的時間嗎？』

他笑道：『有時是這樣的。譬如我們反對工作延長、但是在俄國今日的情形、我們應該為主義而犧牲、為全體的革命而工作、即有過期、也甘心的。等到各事發展之後、若是我們仍不依着主義去做、那就是主義的罪人了。我們現在許可那些十六歲以下的小孩到工廠做工、這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許多學校使他們上學的緣故。但是那進行的秩序、已經定好了。我們能把他實現的時候、我們就要實現他了』。

## 第二十三章 教育

二月二十八日

我在公衆教育科把一本在美洲出版的『德國布爾札維克的好謀』給 Polzky 教授看。這



本書登載許多文件、想證明十一月革命發生、是由德人做出來的、那麼、『布爾札維克』不過是德國的代理人了。那些文件最薄弱的地方、就是那些最緊要的、除了證實會有這種奸謀之外、其實無存在的理由。有些文件是 *Wilson* 君所購來的。我很想知道 *Pokrovsky* 有什麼話可說。他把那本書看過一回、他說這種偽造的、却造得不好、他指出第三個文件、那些簽名的如 *Zalkind*、*Polivanov*、*Mekhanoskin*、和 *Ioffe* 都是假託的。他說假託的東西、到底有幾分像、却不能全像的、因為這些簽名的人物、他們以為是『平民會議的全權代表』、不知道他們那時雖在勞兵政府當差、却沒有如那文件所說的那麼利害的。譬如 *Polivanov* 是一個很小的官。*Ioffe* 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們把那名字倒置了、他們那麼安排、是無異於造一張 *李寧* 和那京城炮臺的管事共同簽名的文件、反把後者的名子、置在前者之先罷了。

*Pokrovsky* 告訴我這教育科組織的詳細消息、至於這科的主任 *Lunacharsky*、那時剛到彼得格勒去了、那科裏的日常事情、是由平民科的會議委任九個人組織一個評議會辦理的。那教育科的主任、則由全俄行政委員會所選派。此外還有一個大評議會、遇有重要問題、

則開會討論。其中的會員、有商業聯合的代表、有工人協助社的、有教員聯合會的、還有許多主任、一如那為國家事務和別種的公衆組織一樣。他那時和後來給我許多圖書、表明自革命以來所做的工作、從前祇有六個大學、現在增至十六個了、其中大多是由本地的勞兵會如在 Astrakhan、Nini、Kostroma、Tam、Smolensk 和其他諸地自己創辦的。有許多新的實業學校、也已經成立。在 Ivano-Vosnesensk 的、已經開課、至於在 Briansk、也已經預備了。那大學校學生的數目、增加了許多、雖然不是和那大學校的數目相比例、這一半因為糧食的困難、使許多學生離城市而他去、一半因為有些大學校新立、始初招生、一切教育都是自由的、不用錢的。去年八月通過一張命令、廢除入學的考試。他們以為有許多人可能到學校聽有益於自己的演講、但是却被戰爭及未革命以前的情形所阻礙、要他們經過試驗、以至他們不得應要的智識。他們還相信沒有人去聽那對於自己沒用的演講。他們希望那些勞動家進到大學校去、愈多愈好。自從那張命令通過之後、莫斯科大學的學生、不止增加一倍。然我們所最引為有趣味的現象、就是那些新學生習科學歷史哲學的多過那些習醫學和法律的、一切學校、都建在一個新的基礎之上、課程中工作占一個重要的位

置。我簡直承認我不大明白他們的用意、我知道許多教員也不明白怎麼樣實行這個。各種手工在這計畫中、占一個重要位置。那些學校都分爲兩班——一班是爲那由七歲至十二歲的小孩而設的、一班是爲那些老一點、由十三至十七歲而設的。有一百兆盧布已經預定爲供給那小孩在學校吃飯衣裳靴鞋等件的用費。又有許多爲勞動家而設的特別班、預定使那些勞動家得享對於自己職業上的普遍科學智識、免爲一個單純機械的運動家。那麼一個製鍋的、能到工科大學聽工程的演講、一個電工、能聽電學的課程、那些最好的農學專門家、也可請來給那些農人演講了。那些聽講的勞動家、非常擁擠。姑無論那講堂中那麼冷、但是每科聽演講的人總在千人以上。Porkoosky告訴我說、當那科學教授拿那鐵製的工具來教授的時候、兩手冷得幾乎不能動了。

試看以下的數目、便知圖書館增加的大概了。一九一七年八月彼得格勒有圖書館二十三個、莫斯科有三十個、現今在彼得格勒有四十九個、莫斯科有八十五個、此外還有數百個散播書籍的場所。各鄉縣中的圖書館、也有同樣的增加。譬如 Omskly 有七十三個鄉村圖書館、三十五個大圖書館、和五百個小圖書館或讀書房。在莫斯科的教育組織、除了學校

不計外、已由三六九增至一三五七了。

又有些傳播印刷物的特別機關、他們真正已經發展一個特色的組織了。他們帶我到那在 *Izvestiya* 的總部、我看見許多很大的俄羅斯地圖、把那分配的中心點、都加上一個符號、所以如有新東西出版、立刻就可以分佈各處。各個郵務局是分配的中心、所以出版物定期雜誌等都送給他、叫他分送。那地方勞兵會如要多少出版物、便可向郵局索取、如此那前途的供給、便可不發生困難。那賣書亭把已賣出去的報紙等等、報告總機關、以免出版太多、把材料荒廢了、這也是在一個要求印刷物非常之急、而報料却是缺乏異常的國土上一件很重要而應該對付的事情。

要是把那些最流行的文學統計起來、表明他的性質、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是有一件可以立刻說出來的、那就是沒有人念那些言情的小說。在一個政治大變動的時候、那些小冊子如李寧和托維斯基的演說詞、自然售出的整千整萬、還有 *Dema in Biedny* 稍為關於政治的詩、其流行之廣、也可以同他們比肩。至於那些關於馬克思的、大戰的、而尤以關於革命的某方面的、經濟改造的各方面的、和那些解釋法律和政策的淺近小冊子、一擱在賣書

攤上、就賣完了。這種出版物在革命的時候、讀的人更多。有許多人讀詩、而作出來的也有許多。我們在那熱心革命的報紙中看見有許多有意思的人物、寫信和作論說勸那些有平民詩人的希望的作者、注意 Pshkin 和 Lermontov 的著作、頗爲有趣。他們在那雜誌和小冊子裏對於由革命而發生的新平民藝術爭辯得很利害、這種藝術、他們希望他發生；他必定發生、是無可疑的、但是未必如他們所預料的那樣形式。我們也不能說那些共產黨不忠於俄國的文學。即使一個外國養育而採取俄羅斯爲祖國的人如 Radek、當他在 Brest 去攪擾那位 Hoffmann 將軍的時候、也帶了葛高 Gogol 和莎士比亞 Shakespear 的東西去。那勞兵政府得許多俄人的感戴、雖然他們不高興他那種強硬的手段、却喜歡他能把俄國的文學散播到各方面去。那些絕了版而且很難再得的書、如 Klinchevsky 所著的『俄國史』、也鉛印出來、價錢極其便宜。我也能買了一本他所著而早已經絕了版的書 (『Foreigners, Acco urdt of the moscovite state』) 同時那政府又把那些如 Koltsov、Nikitin、Krylov、Satyikov、Shtchedrin、Chekhov、Goncharov、Uspensky、Tcheynyshhevsky、Pomyalovsky、的名著翻印出來、以最低的定價發賣。他們刊印 Drukovsky 版的 Nekrasov、翻印托爾斯泰的 Dostie-

uisky的、和 Turgenev 的、以及 Timhazev 教授和 Karl Pearson 所做的稍爲近於科學性質的書、和李寧的競爭老手 Pekhanov 的完全著作。他們雖然把這些書鉛印一回、但是還不够賣的。

我對於勞兵會的教育事業問題、除同那些專門家的商量之外、還同兩個朋友談論、其中一個是 Glyeb 他是一個童子、他叫他自己做武備學生、他有三個姊妹、都在勞兵會的組織任事。他說當冬天的時候、他們沒有暖火、所以他們穿了大衣、坐在學校裡頭、但是因爲天氣那麼寒冷、只坐一會、便散學了。他告訴我、他們每天到學校裏有很好的餐吃、當天氣暫暖、那功課就如平常的進行了。他把學校給他的靴給我看。那個老挑夫把他的兒子同樣的經驗合起來說：『對了、他們回到校中唱歌兩次、吃了飯、便回到家裏來』。我把這些經驗家的批評告訴 Pokrovsky、他說：『這些話完全對的。我們沒有許多運輸機關、供給那些軍隊、所以我們惟有帶些糧食和暖氣、爲我們自己使用。若是在這種嚴寒天氣、還要迫那些小孩子完畢他們的功課、結果只有死人罷了、那裏還有小孩可教授呢？但是叫他們到校裏吃餐、這却有兩個原因、第一呢、使他們活活潑潑地不要死了。第二呢、養

成他們到學校的習慣、等到暖天回來、我們就可以弄得好些了』。

## 第二十四章 一個皇家學會的布爾札維克

Sukhanov 勸我去看 Timiriazev 教授、他是俄國最有名的達爾文派。在英國科學界中很有一點名譽、他並且是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的外國會友、金橋大學 Cambridge 的博士、現在是一個『布爾札維克』了。他大概有八十多歲。他的左臂是麻木的、他說他只能在棹子上做工、他雖然想出去幫助工作、也力不從心了。他是一個可敬的學問家、因為房裏非常寒冷、所以他穿了青色的大衣、在棹子上寫字。他的壁中掛有達爾文、牛頓、和居利伯 Gilbert 的相片、此外還有他所認識的那些現代科學家的相片。他的英文書籍堆積室中。把他最近做的科學書給我兩本、和他最近的相片、叫我帶給他在英國的兩個朋友。他同他的妻子和兒子居住。我問他的兒子是否也是布爾札維克呢？他答道：『那自然是』。

他于是把他寫的一封信反對干涉的信、念給我聽。他記起他對於英國和英國人民的舊感情。後來談到那勞兵俄羅斯和各國的騙局揭破了、他不勝悲痛、并且垂頭灑淚。

他後來說他是一個很弱的老人、告一聲罪說：『我有兩重的傷感。我是一個俄人、所以傷感、我還可以說我也有一個英人的傷感。我的血管都充滿了英國的血。』他指壁上的一個銀片攝影說：『你瞧我的母親、伊很像一個英人、我的祖母、真是一個英人。當我看見我所愛的這個國受了騙、行錯路、我就有一個英人的悲痛。但是當我看見那騙話有關於我有一分的國家、和我所歡迎的那些主義、我就有一個俄人的悲痛了。』

那位老翁很困難的起來、因為他好像很久在莫斯科的人一樣、已經是一半飢餓了。他把他的妻倫 Byron 詩集、莎士比亞 詩集、『英國百科全書』他的英國文憑、給我看。他指那些懸在壁間的相片說：『要是我能使他們知道那事的真相、那麼我在英國的朋友、會反對那不值得的活動、在我們所共愛的英國發生了。』

## 第二十五章 餘論

我這本書已經把每日所見聞的那些能令我覺得可以表明那共產黨的精神的、和他們所已經做了的、和正在想做的、以為一切的事情、都記載下來了、說到這裏、我已經覺得沒什麼話可說了。我費盡我所有的光陰、不住的訪問、有時同這個、有時又同那個談話、等到



那個月底，我覺得怎麼倦，（此外又常常飢餓。）我便想找些新的經驗和印象去了。我未離俄國之前的兩個星期，我不往訪那勞兵政府的各科了，我祇去搜集許多印刷品、同那些立於反對黨的朋友談話、而且天天到 *Kremlin* 的會議、這個會議後來竟然宣布為第三次萬國勞動會。我以為最好把這個會議另闢一個題目、來記載他、並且不管什麼年代史的體裁、把我同反對黨有些談話的結果寫下來。這些事情、有些同在我去 *Kremlin* 會議的那幾天遇着的。我那時也要去看在 *Buryta* 監獄的英國俘虜。這是我對於那個會議或者有不適合的地方的原因：不但如此、我還有一件不適合的、那就是在那裏聽講的、只有我自己是一個非共產黨。

## 第二十六章 反對黨

沒有人願意受飢的。沒有人願意受寒的。然而在莫斯科的各人、正如在彼得格勒一樣、都是飢寒交迫的。因此之故、不滿足于現狀的心理、自然油然而生。況且此外還有工廠新增的規條、兵役的重負、雖然前者是想驅除飢寒、後者是想保護革命。那現在握權的共產黨、自然為衆人所指的不滿意的對象。如此看來、第二個政府繼之而興、是或不免的事實

了。那將來的政府、必定要輪進比較上嚴格的規例、然而運輸和種種的困難、依然存在、除非又有新的擾亂發生出來、同時又生出許多人自動或被動的抵抗、這些人都贊成革命的、然後甘受革命的飢寒和約束。

那共產黨人知道現在把自己的權力放棄、必有不利用於革命。而在協約國和 Koltchak 勢力逼近的面前、有許多反對黨的領袖、都不肯同他們聯合、寧願暫時服從於他們所信以為階級專制之下。我忽然想起在 *Guizot* 報有一篇東西、寫得很痛快、現在且不辭冒昧、把他完全引下來：

『那黨得權已經三年了：姑無論他在教會和國家、曾否達到他的計畫、然而這三年中公眾事情受他的幫助和運會、已經改變得不少了；惟有這一點才足以令人厭倦；他要負許多罪惡、許多失望的責任；他已經受人排斥、以為他的虐待、無異于牧師；他的專制、無異于帝皇；他的矛盾、他的弱點；想起來、真是令人發痛；所以即使沒有這些、甚至連那反對政府黨和高一籌的意見也沒有、然而單從那事物與意見的進步來看、而需要新主義新治人者的心理、已為吾人所共覺了。』

新治人者已由西伯利亞向莫斯科而來了，但是我不相信他們帶有新主義前來的。雖然羣衆要新主義、且或者爲救暫時飢寒的失望、而服從一個很奮的再來的主義之下、然而決沒有人除非是瘋子、才相信他們長久甘願服從于他的主義之下。在這種危險的面前、他們會受迫而服從一個狼舊的主義、那些非共產黨的袖領、却不肯利用這種不滿意的機會。飢與寒豈不是爲那些想推翻現存政府的一個擾亂的好基礎麼？但是那社會革命左黨的首領、是一個有「氣惱症」而又很忠誠的 Spiridonov、未嘗懷疑這一件事、那更加負責任的政黨、恐怕無政府或猛烈的變動發生、會牽動革命的前途、所以也沒有什麼舉動。

### 社會革命左黨

社會革命左黨所要求的、有近於安那其、所以他們老老實實不怕現在制度的傾覆、他們是一黨的軍隊、不是常備的軍隊。他們反對那些在舊國家中做過官的人。他們對請那些和責任的技師和商場的專門家在工廠做工。他們相信那所謂官員和專門家之類、都是從前的中等社會、非常機詐、暗裏要復古、以爲這些一定是平民的敵人。他們反對同協約國訂約、正如他們反對同德人訂約一樣。我聽見他們說那共產黨是「列強中等社會的警察、」因

爲他們要自甘退讓、且爲協約國資本的利益、要使俄國恢復秩序。他們痛罵 *Mirbach*、繼承他的人、恐怕也要被他們痛罵了。他們不要常備軍、（這是低下的中等社會的利器。）他們歡迎職業、以爲等到時候一到了、便可以手持炸彈：革了他的命。

我沒有看見 *Spiridonova*、因爲在二月十一日我本來約定同伊會見、但是那天伊就被共產黨捕去了、他的理由、以爲伊主張安那其主義、所以伊的唱導是危險的、況且伊的進行、又沒有令人滿足的黨綱、徒然養成擾亂的趨勢。但是他們很愛敬伊的忠誠、想不出一個法子來處置伊、後來判定伊害了神經衰弱症、禁在一個人家裏、以一年爲期、『伊在那裡可能讀書和著作、恢復伊的自然狀態』。那共產黨因爲鑒於前次彼得格勒的工人、通過社會革命左黨的罷工決議、要同現在的制度作對、所以恐怕今次又有那麼一回事發生、故預爲防止、這也是對的。

孟札維克斯（少數派）*Mensheviks*、

其次反對『布爾札維克』的大團體、就是『孟札維克斯』。他們的大領袖就是 *Matkov* 和 *Dan*。此兩人中以 *Matkov* 爲最聰明、至于 *Dan* 呢、是一個很多言的人、所以他那種滔滔不

絕的說話、常常令他的朋友們討厭、他們兩個都是猶太人、而且很有膽量的。

那『孟札維克斯』很想資本制度再到俄國來、雖然這種事實、他們都知道很難做到的。他們不是像 Spidohova 和伊的幫助者一樣、他們贊成 Chicherin 對於協約國表示退讓的通告。(參看第五章)他們曾經發過一回通告說協約國應該同李寧的政府媾和。他們雖然不贊成勞兵政府、但是他們恐怕同他反對、免不了一場擾亂、其結果不特無補時局、或者竟至于使那些復古派得勢、所以他們暫時也沒有什麼活動。他們那些非共產黨的敵人、評論那『孟札維克斯』說：『他們沒有建設的黨綱；他們還想一個中等社會的政府回來、如此才可以反對其他各黨、伸張他們的主義』。

三月二日我去到一個莫斯科協助社的勞動者和官員的選舉會、這個選舉會在大學校大堂開會、那一天冷得非常利害、我的鼻子和腳都凍了。那會中的演說者都由共產黨、世界主義者、孟札維克斯、和社會革命右黨宣布。那最後的一個沒有到會。那演說台上大都是非共產黨、而這個會中、共產黨和非共產黨、可算各占一半。有一個共產黨演說歐洲的一般形勢、以為俄國除了向現在的道路往前走之外、沒有別的自救的法子、他的演說、却是非

常之壤。繼他演說的、是一位老世界主義者 Fozovskiy 他幫助『布爾札維克』的一般政策、但是批評他們壓制報紙的手段。其次又到那個『孟札維克』Dob 演說了、我是專為聽他而來的。他是一個細小的、多血質的人、演說的時候、汗流滿面。他攻擊那『布爾札維克』的全般地位、但是却說當他們受外面攻擊、他又預備幫助他們了、他的演說的精粹是：

(一) 他主張打 Kolchak。(二) 但是那『布爾札維克』對於農人的政策、自從那軍隊增加後、收集的農人、漸漸多起來、將至於同那反對革命的同情者、創立一支軍隊。(三) 他反對『布爾札維克』對於『般尼』代表的批評。(看第二十章)他的根據、很是奇怪、他說 Thomas Hederson 等等雖然在大戰時代仍然再次主張帝國主義、然而這些現在已經過去了。小現今同他們聯合、不特不生阻礙、并且可以幫助英法的革命。(四) 他指出『勞兵會的權力』、不啻是『布爾札維克的權力』的代名辭、他希望那勞兵會應該真正取回他的所有權力、不可單純幫助那『布爾札維克』的分科政治。有人問他的進行秩序如何、他說他沒有時候把他說出來。我很注意那對於他演說的喝采。那對於現今國家事情不滿意的意見、已顯然明白了。但是這也顯然沒有一個政黨有一個機會發表他的目的、使那勞兵會歸于消

滅。(Dan 的最後目的、一定是或最少是變史勞兵會而爲非政治的工業的組織)。也沒有不預備反對那從外面來的復古派的。

我去見 Sukhanov (他是 Gorky 和 Martov 的朋友、雖然他的政治意見、同這兩個人不完全相合)。一半是想得他所做的革命備忘錄的証據、一半是看他有什麼話說。我看見他穿了大衣、坐在一個沒有火爐的房中、喝沒有糖的茶、有一點麵包、我想這是他的朋友從鄉下帶來的。Nikitsky 是一個『孟札維克』、也適在座、他預料革命的全體制度、將來會倒塌的。Sukhanov 問我注意掉上有匙羹沒有?(即在京都飯店、現在也只有木的匙羹)這是革命失敗的朕兆。我告訴他說我雖然沒有他們在俄國三十年的經驗、我住在那裏的日子、已經不少了。我看見那些俄國農人甚至代表、當這個革命的時代、跑到莫斯科來、偷了些匙羹回去、做他們的紀念物、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我們不用說是談到他們對於『布爾札維克』的態度。他們兩個都是在勞兵會的機關當差。Sukhanov 相信 (Nikitsky 也贊成這個意見)。如果『布爾札維克』前進一步、同那些別的政策如『孟札維克斯』等等會合。『Koltchak 和 Denikin 就要自殺、而你們的 Lloyd ge-

Orlo。也要放棄干涉的念頭了』。我問道他們最好是主持一個憲法會議、抑或服從那繼續的封鎖呢？他說『這樣的一個憲法會議、是做不到的、我們也要反對他』。至於那個勞兵會有人說：『我們現在絕對站在勞兵政府的舞台了；但是我們想這樣的一個形式、是不能長久的。我們以為勞兵會是一個階級戰爭的完全工具、但不是一個政府的完全形式。我問 Sukhanov 那反對革命是可能的事麼？他說『不能』、但是說如果那『孟札維克斯』和別的、乘羣衆不滿意的時候、加以導火線、使他反對現在的情形、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其結果必定把『布爾札維克斯』和『孟札維克斯』同歸於滅盡爲止。他們的一般原理、以為俄國現在還够不上成爲一個社會黨的國家。他們所以要一個私人資本應該存在、而那些工廠不要由國家管理、但由各個業主管理的國家。他們相信那些農人帶着他們小業主的本能、必能實行這一類的制度、其終局便成爲民治的共和一類形式。他們兩位都反對給協約國退讓、以爲這一件事關係俄國北部的全權、——鐵道、森林、和他們在自己的城市設立銀行的權利等等。Sukhanov 在主義上反對退讓、且可惜那『孟札維克斯』却和他的意見相矛盾。

我看見 Marlov 在他的報館、這間報館、因爲一篇論文他說是略不小心、反對馴養那『



赤衛軍』——剛才被封了。（參看第二十一章）他把那門口的封印指給我看，并且告我說，他已經創辦一間新報，他把那第一號給我看，他說那要求的人，如此之多，所以他本來想出週刊，現在又想出日刊了。他說他和他的黨都反對各種的干涉，其理由如下：（一）那敵人繼續增加，所以必定要一支軍隊、和自動的保護、使革命的性質，不要損傷，如果現在訂立和約、自弛勢力、不免令『布爾札維克』的政策退縮了。（二）需要軍隊、把各種勢力推翻、恢復國家的經濟生活。他更說無論何種干涉、都贊助復古、雖然假定協約國未必想這樣做的。他說：『他們還管不了自己、自從那一切非復古派的政黨棄了他們的意見、同『布爾札維克』携手、一致保護革命後。那幫助干涉的勢力、必定受那些復古派所統治了』。他說他知道那『布爾札維克』如不會變更、也要失敗、他把一個農人給他的信念給我聽、證明他的話、那封信顯出那農人進到社會的不安狀態。（中央政府會出告示實行強迫主義）。那個農人的話、差不多是說『我們取那些土地、也不要多、就剛够我們耕種便可、那些沒有鋤過的、我們把他鋤了、如果現在歸爲社會所有、那些不做工的懶人、將必走進來、坐收我們的工作的利益了』。Matov 說生活的本身、要隨一國的需要和農人的

意志而爲變更、他想這樣是在勞兵會國家所應有的。

### 社會革命右黨

社會革命右黨的地位、比較那『孟札維克』的更爲複雜。據他們最近的宣言、他們既與那左翼的無政府黨完全不同、他們同那主張復古的極端右派、也不相類。他們是主張憲法會議的、但是他們已經把用武力來組成一個憲法會議的觀念打消了。他們已漸同協約國接近。他們如此做法、又和 Czech 在 Volza 的勢力以及俄國內部有復古性質的小革命派聯合、他們已經把自己調和得不成樣子了。他們對於勞兵政府、變更態度、並不是因爲他們的黨綱變更的緣故、但因爲他們想實現那些他們以爲人家幫助自己的勢力、却不知道已有人利用也、去幫助別的事情。那『印刷者的雜誌』——一個『非布爾札維克』的機關——登載他們一件議案、其中有一件要求推翻那協約國或德人所維持的復古政府、又有一件反對那想用武力推反勞兵政府的企圖、他們以爲這樣的企圖、能令全體的勞動界受他的搖動、且使那些復古團體利用他來實行自己的陰謀。

Volzky 是一個社會革命右黨、且曾爲該會議的總理、并且是憲法會議的會員、那西伯利

亞的政府的威權、是由他發出來的。Kolchak提督、是他的統帥、他的正號叫做『憲法會議軍的元帥』。那憲法會議在今年一月一日開會、符西伯利亞政府的權力、組織一個以全俄為基礎的政府。可是那西伯利亞的政府和那憲法會議、發生繼續的爭鬧、而那政府比他們更為復古。十一月遂有 Kolchak 的政變、隨即有一張宣言反對他那憲法會議、并且有一張通告主張推倒他。有些人被一團官員捕了。有幾個聽說已經被殺了。我想 Kolchak 已經否認這種責任、也許他不預聞他統治下的人有這麼一回復古的決心。其餘的會員有些跑到 Dia 去了。十二月五日、隔那『布爾札維克』奪了那城的前二十五天、他們宣言他們不復在戰場上反對勞兵政府。那個城被奪了之後、憲法會議和勞兵政府的代表、開始商議、想找出一個媾和的基礎。磋商的結果、便是二月二十六日行政委員會所通過的議案。（參看第二十一章）他們會中派了一個代表到莫斯科去、住在京都飯店、這個代表就是 Volski。後來他到我的房子談天。我也在那裏初次遇見他。

我問 Kolchak 的真意見何在、那協約國對於勞兵政府究竟如何？他直視我的面、說道：『我告訴你。我們由許多事實上看來、知道那協約國在西伯利亞的代表之政策、並不是伸

張那憲法會議、來以對『布爾札維克』和德人、不過單是伸張我們背後的復古勢力罷了。』

他又怨道：『去年夏天我們同提克派 Guschs 駐在邊境、有人告訴我們說、有兩部分德人、要來攻擊我們、然而我們現在知道從前却沒有德國兵隊在俄國的。』

他批評那『布爾札維克』、以為他們弄得那黨綱很好看、而組織却不能做到那麼好。他們供給自由電燈、但是現在又說因燃料缺乏、連電也沒有了。他們的政策、還不十分依據研究那真實的可能性。『但是他們真正攻打一個中等社會的專權者、這是我們明白的。我們因此豫備盡所有的能力、去幫助他們。』

他還說：『無論何種干涉、都足以延長『布爾札維克』的統治、因為他們強迫我們不得不犧牲反對勞兵政府的志願。雖然我們不高興他、然而我仍幫助他、因為他保護革命。』論到那幫助各個團體或政府來攻打勞兵政府的外力、他說他們覺得這樣的干涉、和派兵的干涉、沒有什麼分別。

我問他對於將來究竟怎麼樣的意見如何？他的答語、幾乎同 Martov 的一樣、說生活本身就足以迫那『布爾札維克』要改變他的政策、或失敗了。那些農人終覺得要反對那中等

社會和『布爾札維克斯』。沒有中等社會的復古，可能永遠打勝那勞兵會，因為他們沒有一點貢獻，沒有使人爲他而奮鬥的主義。設使 Kojhak, Danikin 和 Co 偶然得勝，那『布爾札維克』從前要殺一百人，便可了事，他們要殺萬人，才能克服的。其結果不外合俄羅斯完全破壞擾亂罷了。『那 Ukraine 以五十萬軍隊占了一個非『布爾札維克』的地方，已經半年了，其效驗只令那些居民。一個個變爲『布爾札維克』，這種事實，還不足以教訓那協約國嗎？』

## 第二十七章 第三次萬國勞動會

三月三日

二月底有一天 Bvcharin 知道我不久要回去，慘然對我道：『再候數天罷，過幾天有些在國際上很重要的事件發生，那對於你做的歷史，必定有趣味的』。這是我所得關於第三次萬國勞動會的唯一警告。Bvcharin 不肯說多一點。到了三月三日早晨，大約九點鐘的時候，Reinstein 來看我說，他得了一張在 Kremlin 開會の入場券給我，並且問我那天開會爲什麼不見我到。我說我並不知道有那麼一回事，我近來見了 Litvinov 和 Karakhan 他們也不

見他們談及此事、我想這不定是 Bucharin 提醒我的那一件秘密、我並且想他們或者有意不給我知道的。我於是打電話給 Litvinov、問他們是否有意不要我到會。他說他以為這一件事同我沒什麼趣味。我於是竟然赴會。那個會議仍是守秘密的。早晨的報紙、也總沒有說及他。

那個會議是在那舊按察衙門的小房子舉行、這個衙門是 Catherine 第二的時候所建的、要是伊知道有人拿他來這樣用法、恐怕在墓中也不得安眠了。門口中站着兩個很靈敏的『赤軍』那個房子和那層樓都飾以紅色。有許多旗幟、用幾種文字寫着『第三次萬國勞動會萬歲』的字樣。那個演說台在房子的一端、李寧坐在中間那張紅棹子的後邊、他的右邊是一位德國『斯巴打斯』Paritacist 的少年 Albrecht、他的左邊、是一位瑞士人 Platen、那個會場是斜下去的。兩旁都是坐位、中間有一條小道、前邊四五行的椅子、都有小棹子、以便寫字之用、那些重要人物如 Trotk、Sinoviev、Kamenev、Chicherin、Bucharin、Karakhan、Litvinov、Vorovsky、Steklov、都任坐的。Rakovsky 代表 巴爾幹社會黨、Skripnik 代表 Ukraine。此外還有 Stang (挪威社會左黨)、Grimlund (瑞典左黨)、Sadov (法國)、Tinberg (英國社會)

黨) Rinstein。(美國社會黨工團)又有一個土耳其人、一個德奧人、一個中國人等等。所有一切演說和報告、都用幾國的言語翻譯出來、而猶以用德國爲多。因爲那裏的外國人、懂德語的比法語的多一點、這是我的大不幸。當我到會時、他們正在報告各國的情形。Hnberg 用英語演說、Yakovsky 和 Sadove 都用法語。有人叫 Skripnik 用德語演說、他不肯、他寧願用 Ukrainian 或俄語、後來以愛聽俄語的多一點、使用俄說、他說那 Ukraine 的新革命、很有趣味。那在 Skoropadsky 治下的首領、被殺了之後、那裏的風潮、仍是一樣、自內部起了革命之後、各城便相繼被陷。那德人占據了 Ukraine、這十五個月間、給那裏的社會革命黨一個很好教訓、并且使那些俄人和各黨派聯合一氣。

但是那會議中有真趣味的、還是在他對於『般尼』會議的態度。他們接到許多該會會員的來信、譬如 Lonsuet 來信、希望那共產黨能代表他們的精神、至于莫斯科的意見、以爲那左派在『般尼』同那 Scheidemann 和 Company 開會、覺得很不快樂。隨他們同第二次的萬國勞動會分離、同那第三次的聯合了。由此可以明白這一個會議、就是當作新萬國勞動會的同胞核、反對那分爲國界、各自幫助自己的政府打仗的奮勞動會。這是那全件事的

主要精神的焦點。

托羅斯基穿着一件皮衣、帶上武裝的紐子、裹腿、頂上戴着一件皮帽、帽前有『赤軍』的符號、非常好看、可是那些知道他是歐洲一個最大的反對軍國主義家、便見得他有一點奇怪了。李寧坐在那裏靜聽、有時要講的時候、他幾乎能用歐洲所有的言語來講、且講得非常之好、真令人驚服。Balabanova說及意大利的事情、以爲自己在勞兵會的俄羅斯、還能看見一次的『秘密會議』、所以伊覺得很快樂。這原來真是一次非常的會議、姑無論他有一點還像兒戲、然而我知道我自己已經在一件社會主義史中將來登載的事實、如那一八四八年在倫敦的奇怪會議一樣的裏頭經過了。

那會議中的重要人物、除了我所不知的 Pateta、我不能有什麼意見之外、就是李寧和德國少年 Albrecht、都是很熱心的。那位德奧人、也似乎是一個真人物 Rakovsky Skripnik 和 Ssola (芬人) 真能代表一些東西的。但是有些也似乎太不確實了、如 Panberg 代表英國社會左黨、Reinstein 代表美國、其實他們兩個沒有或者沒有法子同他的黨員互通消息。



三月四日

他們討論新萬國勞動會的進行秩序。這自然是無產階級專權的了。李寧有一次很長的演說、他的大意是說明 *Kautsky* 和他的助手、現今在『般尼』痛罵他們在一九〇六年所贊道的戰述。當我離了該會議之後、我看見 *Stolpa* 在外邊的廣場散步、沒有帽子、沒有大衣、難道他不知道這是很寒的天氣嗎？我嘆了一聲。他笑道：『這是三月、春天來了』。

三月五日

今天我也到會、我想他們已經漸告成熟、不復堅守秘密了。那位德國少年 *Albrecht*、反對立刻就創立第三次萬國勞動會、他有兩個理由、一個是因為各國沒有正式代表、一個是因為能令他們國內的政黨發生困難。各人都反對他。*Kakovsky* 說當馬克斯在倫敦創立第一次萬國勞動會的時候、也許有這一類的反對。那德奧人復駁 *Albrecht* 的第二個理由。有些說那德國的各黨、早已經同第二次勞動會脫離了。*Albrecht* 就變了孤立。所以卒至決定這個會議為真正的第三次萬國勞動會。*Platen* 宣布這個決議、立刻就有許多人用各種言語、歡唱『萬國勞動會』。*Albrecht* 於是站起來、面微紅、說他必定承認這個決議、并且把

他在德國宣布出來。

三月六日

閉會時、如平常一樣、唱歌攝影。將散會時、托羅斯基剛演完說、想離了那演說臺、那影相的人在那裏弄器具發了一種怪聲。有人說『影相者的專權』、各人遂笑起來、托羅斯基便要回到講臺上、很靜的立在那裏、等那高尙的影相者照了兩個相、方才走了。那第三次勞動會成立的消息、已經在早報宣布、且預備那天晚上在大舞臺開一個非常會、我約五點鐘到會、我雖然有一張訪員的特證、却費了一番工夫、才能够進去。那莫斯科勞兵會、行政委員會、工聯、和工廠委員會的代表等等、都在這裏。那大舞臺上、幾無容足之地、下邊也站滿了人。Kamenev 致一個嚴肅的開會辭、宣告第三次萬國勞動會在 Kremlin 成立。聽講的人、大聲喝采起來、慶賀那『萬國勞動會』、他們那種歡呼的聲音、我自那回全俄會議、得到德國當那 Brecht 和議後所發生的罷工消息傳來的時候、還沒有經過如此熱鬧的。Kamlinev 於是宣布 Liebkecht 和 Rosa Luxembourg 已經死了、那會場的人、便不做聲。李寧於是演說。我從前以為他已經失了衆望、現在才知不然。他演說的時候、不絕的

有人喝采。這真是一個非常的景色了。有一隊的工人、走近我的身邊、似乎一定要看他、他們那種喝采之聲、幾乎令人耳聾、他講話一如平常、很簡明、而且特別注意那各處的奮鬥、都不得不用勞兵會形式的事實。『我們宣言一致幫助那勞兵會的目的。』這是由一張意大利的報紙讀出來的、並且說道：『他們從前不知道我們的目的、等到我們立了進行的秩序、他們才知道的。』Albrecht 對於 Spartacus 有很長的演說、由托羅斯基翻譯出來。Gullbeau 似乎不脫小孩子的氣象、他演說法國社會黨的運動。當我出會時、Steklov 在那裏翻譯他。我走出去、看見有許多人站在外邊不得其門而入、這些人都是非常之失意。

明天在那紅色廣場閱兵、和放了一天假、這件事就算完了。

若是那般尼的代表一如他們的願、竟然到會、那共產黨一定告訴他們說他們是被歡迎的賓客、不能算做萬國勞動會的代表。他們必會爭鬧起來、那『孟札維克』自然叫他們仍主張那『般尼』的、那共產黨就要叫他們發表同 Kremlin 聯合的意見了。這一回也應該有些示威、和反對的示威、我很可惜他竟然沒有發生、我也沒有在那裏看見。

## 第二十八章 與李甯最後的談話

在紅色廣場閱兵之後一日、我去訪李寧。他首先說：『我恐怕那英法的侵略家、不難以昨日的爲藉口、繼續反對我們的。他們會說「他們擾亂世界、我們怎樣能不管他們呢？」』我將回答他們說：『先生呀！我們是打仗的、常你們打仗的時候、你想設法使德國起革命、那德國也盡他的所能、使阿爾蘭和印度發生革命、所以我們同你們打仗的時候、我們也採取你們給我們的方法。我們已經告訴你們說、我們願意媾和了。』』

他說到 Chcherin 前回的通告、他說他們的希望、全在於此。Balfour 曾說過：『任那火自己燒罷！』。這是不行的。但是那恢復俄國情形的最快的道路、自然是同協約國訂約媾和。『我知道他們肯和平、我們也一定肯。英美的手、若不被法風束住了、他們一定應允。但從廣義看來、那所謂干涉、是很難做到的。他們必知道俄羅斯永不能如印度那麼治理、他們也應該知道派兵到此、無異於派他們到一個共產黨大學校一樣的』。

我舉外國反對他們公然傳播的事實告訴他。

李寧——說『你叫他們每一個國家建一個中國式的長城圍繞住他。他們有關口的官員、守疆界的兵士、守口岸的衛隊、他們隨意可以驅逐那『布爾扎維克』。革命不是專靠傳

播的。要是把那裏沒有革命的情形、無論何種革命、都不能令他搖動、和傳進去的。那大戰已帶了這種情形、進到各國去了、我確知道要是如今俄國被海水沉沒了、完全滅亡了、然而歐洲的革命、也仍然進行的。把俄國攔在海水下二十年、你也不能令那在英國的可憐不能發生一個星期增加一個先令、或減少一點鐘的要求」。

我告訴他我不相信英國將有革命發生、這是對他們屢次說過的了。

李寧。——「我們有一句俗話說、一個人有熱腸症、或者他還在他的腳下、沒有發上來。二十年或三十年前、我已經有了很危險的熱腸症、我還如常做事、那裏知道他幾日間便把我擊倒呢？英法和意大利早已經得了這個病症了。你看見英國似乎不動、但是那微生物已經聚在那裏了」。

我說就是因為他的熱腸症、是一個很危險的症候、所以英國的革命、不難是很大的、然而也許變為無物。我告訴他那罷工的薄弱、和不相聯合的性質、與其說他是社會黨、不如說他是自由的運動、那所謂關於政治的、大概是好像一九〇五年在俄國的一樣、未聞有一九一七年那樣的、所以我知道他不難就平靜了。

李寧。——『是的、那是會有的。英國工人或者由教育時代、轉而知道他們政治的需要、更由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來了。社會主義在英國是很薄弱的。你們的社會黨運動、你們的社會黨……當我在英國時我很熱心親臨各種的會議、然而他那麼一個大的工業國家、你們很是可憐的……可憐的……在街邊開會、在客廳會議、……學校的課堂、……可憐。但是你要記得一九〇五年的俄國、同今日的英國大有不同的地方。我們的勞兵會自革命發生、然後設立。你們那些店伴委員會、已經有了許久了。他們沒有黨綱、沒有方向、但是他們將來應付那反對黨不能不弄出黨綱、——進行的程序——出來的』。

談到那『般尼』代表的事情、他問我認識 Macdonald 不、他的名字、近來在電報上、改稱 Henderson。他說：『我很盼望 Macdonald 不是 Henderson 來了。雖然他不是馬克斯派、但是究有幾分願意這種學說、由此我們也可以令他明白我們這裏所做的事情、不用我們再去問他了』。

我們於是談到那些很高興的問題、那些問題、就是那共產黨的學說、離了戰爭、怎能由困難的過程、變成實行去了。我們談到那『勞動管理』的變更、這種管理、同從前不熟

手的委員會、各種工作也停止了的事情、大不相同了。我們又談及那農人厭棄那強迫的共產主義、和那種觀念、怎樣消滅了。我問他那城中的共產黨、和那些愛產業的農人、怎樣才能生相互的關係、並且說我可惜不能在這裏多住一會、看那共產黨的學說、在那免不了壓迫的農人中試驗、和看他怎樣伸張。

李寧說『在俄國有錢的農人、同沒錢的界限、分別得很清楚。我們在俄國這裏、所有的唯一反對、是直接或間接由於有錢的農人。那些窮的自從脫了富者的政治束縛之後、便幫助我們、人數也多得很』。

我說這一件事在 Ukraine 便不如此了、因為那裏農人的產業分配得較為平均的。

李寧說『不然。在 Ukraine 你將來一定看見我們政策的變更。無論什麼內亂、在 Ukraine 比較別處困苦一點、因為在那裏那產業的本能、在農制中更加發展、那少數和多數將來更加平等了』。

他問我不是想回國去、並且說我可以到 Kiev 觀察那革命、如我在莫斯科那樣子觀察。我說我很可惜這是我來俄國的末次、除了我本國之外、俄國就是我所最愛的國了。他

笑、並且爲我祝福、說道：『雖然是英人』。我住俄國這麼久、總能够明白他們的現狀了、他遂同我道別、且盼望再看見我。

## 第二十九章 離俄

三月十五日

最後那幾天、我因爲搜集印刷材料和預備行裝的緣故、忙得非常、所以那幾天也沒什麼可紀的。我同兩個美國人 Bullitt 和 Stellens 君、一齊起程、他們是前幾天來到莫斯科的、同車的還有一位彼得格勒的司令官 Bill Shatov、他不是一個『布爾札維克』、但是一個很熱心主張克魯泡特金皇子 Prince Kropotkin 的學說的人（按、即無政府共產主義 Anarchist Com-munism）他在俄國散播克氏著作、却是不少。他從前到過紐約、後來回到俄國辦理那凌亂的彼得格勒莫斯科鐵道、令他恢復條理和秩序。他很喜歡幫助那些美國人。他有那種深沉的有經驗的頭腦、所以成爲勞兵會最盡力的一個工人。雖然他說當那些平民不攻擊他們的時候、他也許首先起來、推翻那『布爾札維克』。他從前到那德人已信據而又撤退的省分、向那些德兵購買軍器。他說價格是很廉的。一個『馬克』（德幣）便可以買一枝手鎗、一



百五十個「馬克」、可以買一乘野戰砲、而一乘無線電台、也不過賣五百個「馬克」他自從那時便做了彼得格勒的司令官、雖然他們想叫他改組那運輸的事情。我們問他看那勞兵政府再能維持多少時候呢、他答道：『我們爲革命的緣故、還可以再戰一年。』

# 克魯泡特金致班德書

這封信是克氏給丹墨最有名的著作家班德 Georges Brandis 的、四月二十八日發自莫斯科附近之得米諾夫 Demitrov。班氏遲了數個月、方才接到、他把這封寄給法國的朋友、最初發表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的『人道』報 L'Humanité。巴黎通信社早已譯了、寄登海內各報。我們現在對照巴里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新時報 Les Tempe Nouveaux 原文及十一月一日紐約的週刊 The Nations 所載的英文譯稿直譯出來、俾見克翁對於俄事意見。

可愛的朋友：

我到現在纔有機會給你寫信、所以我急速利用這機會給一封信、也不敢定你能接到不能。

從前有造謠言的說我被拘留了、聽說那時你很爲憂慮、你對於老友如此關心、我們夫婦兩個是很誠心感謝的。但是這謠言毫無根據、如同從前有人說我有病的話是一樣的假造。傳書人至當能告訴你我們在這小城中孤獨生活的狀況。按着我的年歲依實事上看起來當

革命時代已不能加入公共的事體了、而且加入祇能作一個『清客』又不是我的天性。去年冬天我們在莫斯科同許多的同志編輯共和聯邦的原理 *Les éléments d'une république Fédérale* 的大綱。以後這些同志是散四方、我就接續着著作我十五年前在英國已經着手的倫理學了。

現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告訴你一個俄國的地位之大概情形、這種情形、我想、西方『指歐洲』知道的不全對。用個先例、或者可以說出我的意思來。

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域、與一七九二年九月至一七九四年七月、法國雅各賓 [Jacobin] 革命的情形相同、不過現在加上社會革命罷了。

雅各賓的獨裁方法是不對的。因他不能創立一個堅固的組織、所以一定惹起反動。但是雅各賓在一七九三年的六月竟成功了廢除在一七八九年發端的封建權利、這不是委員會 *La Constituante* 和立法會 *La Législative* 所能辦到的。他們並且慨然宣布了一切公民在政治上平等。至十九世紀這兩個根本變革的潮流已經瀰漫全歐了。

一個相同的事情、在俄羅斯發生了、多數黨的社會民主黨之一部分想以獨裁的手段把土

地工業商業歸爲社會所有。他們所從事的變革、就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不幸他們所用的方法是在一個强有力的中央化的國家不類似巴布夫 Babouin 的共產主義——因此就把平民的建設工夫阻礙了！那個方法終之使成功是絕對的不可能的事、並且爲暴烈和不良的反動開一條先路。這個反動是已經預備着恢復那舊國家、他們利用普遍窮乏的機會、這個窮乏第一由於大戰、再則由於俄國中部所受的饑荒、和生產與交易的完全紊亂——這是在一個這樣大的而用命令做的革命。

西歐的人談論、想以協約國的武力干涉、恢復俄國的秩序。咳！可愛的朋友、你知道、在我的意見、那些專力去破壞俄人抵抗態度的、對於歐洲一切社會進步何等罪惡——這個竟使戰爭延長了一年給德國以訂立條約爲名、侵犯俄國、以至大之流血爲抵制凶戰的德國、不要他蹂躪歐洲於帝國主義之下、我對於這件事的感想、你是很知道的。

所以我竭力反對協約國用各種武力干涉俄國的事情、這個干涉的結果反助長俄國的軍閥主義。他不難接引來一個軍閥的專制、我已見得他的預兆了！請你記清楚這個、將來定引起全俄人民對於西歐反抗之態度、這個態度將有一個很可憂的結果。美人已經很見到這一

點了。

他們或者以為扶助高爾卡克 Kolchak 提督和德尼幾 Denikine 將軍——是幫助一個自由的共和黨。然而這已經是錯了。這兩個軍人首領自己立心不管他是怎麼樣，他們左右大部分的人可是另有心腸的。他們將來給我們的結果必定是恢復君主、反動、和流血。

那些協約國中有看清楚這一件事的、就應該去了一切的武力的干涉。進一步說、如果他們當真想幫助俄國、他們從別的方向可以有許多事應做的。我們中部所有的大地和北省都缺乏麵包。在莫斯科或在我現在所居的得米多夫一磅黑麵包計每人應得一磅的四分之一、由國家以至高之價發售、論到平時價格每磅值一盧布 Rouble 零六十個哥壁、（從前金價合四個佛郎）而現在要給二十五個至三十個盧布方能得一磅（重四百五十個格蘭姆 Gramme 約合六十二至七十五個佛郎）就是這樣、也不能得着、這就是飢荒和他的一切結果了。種種生產、如此凋零、復被拒絕我們向西歐買麵包的權利！為甚麼呢？是不是要恢復羅曼諾夫 Romanov 的統治麼？

在俄國不論那一個地方、我們都是缺少製造的商品。鄉農買一鋤一斧一釘一針一尺、以

至於不論何等的粗布、都要給很高的價錢、買一架破爛俄國車上用的四個鐵輪子、也要一千個盧布（按着從前的金價可合二千五百佛郎。）在烏克蘭尼 Ukraine 更壞。雖出價錢也無從購買。一七九三年、奧、普、和俄國對待法國的故事、現今協約國不要取法他對待俄國、應該竭全力之所能、幫助俄民、脫此危難的境地才是。不然、要是想教俄國人民恢復專制就是流血成河、恐怕永遠也不能成功的。

俄國革命、是用建設的能力、建築一個將來的新生活、他的要領、無論如何、可以分解出來的——所以協約國總應該幫助我們才是。來幫助我們的子弟吧、不要遲延了。來幫助我們的必須建設的工作吧。你們如肯爲看這個目的來做。我們不要你們的遣派外交家和將軍來、祇要給我們麵包以及生產的器具和組織者就够了。這些組織者在這五年的可怕的戰爭中如何的幫助協約國管理那經濟紊亂、攻擊那德人的野蠻侵略、已經很着名了。

這封信已經很長了、我不再往下寫了。謹此問好。